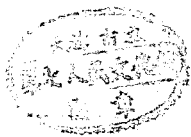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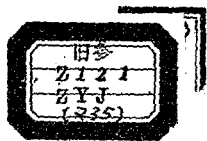


朱文公文集

十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檐筮躡屨於先生之
 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
 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
 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駁駁沒
 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
 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
 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
 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
 秩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撮悉以付友人
 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
 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
 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
 異事左與世相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
 之晚安知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
 君子所當自力也觀者尚勉之淳祐五
 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仲靜

答蔡仲點

第四卷上

答劉時伯

答劉籍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

答趙都運

與田侍郎

與章侍郎

答尤尚書

答郭察院

答郭邦造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

與羅師孟

答羅縣尉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若

與劉景實

與姚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述

回到知縣

與蔡權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

答丘子服

與劉平父

答王程

與方伯謙

答俞善翁

答曹宗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

第八卷

答折憲

與黃知府

答江清如

答孫誠夫

與葉茂忠

答李伯謙

答趙景昭

答毛開壽

答馮奇之

與王濬州

與長子受之

致李齊

致陸務觀

致魏丞相

第九卷

答劉韜仲問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問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

特考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終

藏書圖記

瞻毫先生朱文公疏集卷第一

答黃五翁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劉數言不數刻而終劉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直往矣之而後歸耳

南軒云亡吾道盡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惜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于爲勉勉此中文字秀法皆寫得已爲令一珠未滿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計載書藝博矣辨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納吾黨如此之酷蕭蕭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慨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政不究心措置但勢亦

有不得行者未知然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西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能不佳老病在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知直躬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惟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論蓋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爲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法僞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

使人憂懼也來敢乘勢勢所不免但此間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開時都如此說又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矣伯豐已寄得祭禮未染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賢之端集又不能盡依此中節去條例其長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等篇亦有未入例處且夕更取家禮禮學校令歸一却附去須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均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

近報嶽梁鶴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項勢恐子合受得王清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雖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也蓋忍恥處此充疑之地乎

伯豐嘗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構等聲欲既治之子均亦甚難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爾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爲黨也幸通家爲鄉人疲接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爲其陰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均終是奸不知已行遠未此華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賈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均書亦言其家措有未善處不知較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賊幾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道哉密猶不敢不鳴時也
探路會相見否其說果何如即報中見外間事頗錯賢達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一

一七九五

持且爾無大陳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者此甚可懼
弄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阿節日固便瑣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論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
安可不推所聞以杜斯人之邪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勝伯說渠家
有兩世奏議頌特伯為借錄得一本見寄為幸幸卿書
符便且罷却為佳

中亦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
改得論語中節三既如葉公子路曾皙之志如知我其天
之類頗勝舊本且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善今固未有次及
諸貞且看處某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知其庸乃知日前覺得整只是
局生要之天下事一身說歷過更就其中委背而深察
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
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為非然以此便見合得顯隆
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
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整
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按才得一說
終身不替者若赤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
儘覺其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章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子細然大槩看
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新章之類又甚詳
遂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武更思之或只如

舊而添抹辭或問以載法中之說如何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
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嚴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
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說也
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頗博學不可苟避譏笑
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強力為言其學之非又坐
一秦矣所謂嚴君之狀令人惘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
看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謂調撥無力相期添員混數也
然深此志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責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
見學力不熱即與世俗成感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允文字至今未得遂去蓋對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
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說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
已說盡明主可為忠言想不至有行違但能察罷召命即
為幸耳萬一不遇不見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奉
乞歸也誠觀

大學中庸兼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
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為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
為掩耳今年早晚未嘗損州縣官員不足惜到未知明年
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為一身一家慮
也時論未平謂開察無能之人每頃君大夫所食之憂
如此比讀即報不勝恐懼今章中評及知泉相者已行違
湖守臨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無辜事又下漕司究治
其勢駭駭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錄逸徒獲振又城中人事後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

所論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推於士禮之中不
相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
大夫以上別為表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處處可一
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
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省過仍一向附入音疏逐
於歲前了却亦是一舉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戾
之譴又未知所稅駕乘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
此曹切密胡罵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為千載之
恨矣明州書亦說前數卷已一向附陳王朝禮初欲自
整頓今無心力有得已送子約託其定仍令一向附陳
彼中更有添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實之能便下手
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無法不可更以下俸
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案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
社諸篇乃為善善記其率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訂
當為佳學雷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
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
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境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設
錄法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渡西渡到
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渡西渡到
處出見其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
令浮湛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如意欲
坐矣此知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甚不易因書或相見
頑各為致區區當暑日暫不及拜書也揚子直甚入詩宜

不知亦只避得可避亦狂了做許模樣也
屬學之章首辭張非偽學蓋前此劉元秀方為王炎作家
官而韓以父知張門為疑故此章者意如此分別非獨欺
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矣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
為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其可笑也且有此人終必得
志蓋此事中間已做稍緩却縣近日一做其徒得以此藉口
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行遣發乃益遠之舉
本依據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為五言而中
實闕去又次未則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沈及於禍此乃
以孤攻孤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隨路亦可憐也又可憐也
今冬上德括蒼與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
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服
直病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款奏劉所啟言者略已盡之
担獨有記不起者不奈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
如何若得遂成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亦無話可
說只是乞歸耳直卿奉歲之前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
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若若亦時可一到也近
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辨吳伯豐皆在此諸人
皆見佳子辭來甚有議論此間近有與之答問論太極
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
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裝卷附可便依此抄歸寫入只
觀禮一篇在此編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

如何今非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奉則亦不須用此
也可早飛之趁今年秋冬肅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
本分朋交數在各山即此身便死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
作粥飯僧過此幾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若打不過即上寮所請能
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門文字
以披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
疑耳目首聞友思察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決事有
難言者固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教得此人亦非細事若
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滿正淳皆曾
此兩月而移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高士聞
得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貴欲見善者亦何必費有事
迹與之相違但引牽行無數十行便可使通嶺矣此亦何
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淡俠例如此令人慨歎又宋學者亦
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陽益難救
捨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
之不能自立焉嘗見有顏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
是諸貴但有一種不通委處滋惱人得息身骨全榻太
破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極善如何此已了得三朝禮
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舊府說以為諸君之式
分與四明家嘉并子約與劉用之前人依或附之庶幾易
了隨并見以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實之
當皆可分委也病軀與玉未動但目益昏恐更數月退不

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又未肯閒讀得一邊粗讀平生
心願也得曾致書云江東儘可行下南康致語孟振對
四哥却云按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失難久存只此
禮書舊者亦廣若按索去燒了便成狂費許多工夫亦不
可多向人前說著也謝衣謀錄去者勿以示人初時更有
數語後病元善所酬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
足以殺其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謀督察之矣但驟州
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崇呂氏而實主阿父端家
所招縮容往在昔日罪事深可憂歎亦是伯豐有以警之令
人下無可恨耳近日罪事深可憂歎亦是伯豐有以警之令
不下恐復為符錄所誤行邪邪王不疑疑此間受澤
滿之巫者或與會路厚善必實為此謀耳若果如此乃障
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哉裏即可可歸矣守未算法已收
只此一障其說就端始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諸諸人相聚甚樂惟不在近資議論之益但春秋
難看尤非商後所宜且憤他極論主之憂如不食焉肝亦
未為不知味也所以卷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知如此今
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
之下差矣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業必不能辯只怕幾幾誘速迎引却似亦
不為甚難如游賊之固以謀受舉前之故至今不為改換
計已近十年候其入但不可議而為學又非伯豐比且其
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

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做真說及此意勤之以得迹避誇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為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及其好中庸章句蒸德下添惡謂單個也此本本無可無改作本宋平

值得江西書吳伯豐梁以去冬得疾不起凡其思索遺疏氣象開閉朋友中少能及之又于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

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家狀之狀又適衰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宋辨中庸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

不是帶事又頂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發得性字又頂說足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

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爭又爭配義與道是符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習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

疑中庸章近得香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為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于約而其兄元勝者得尤好若得

伯豐且在典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知所望而子約單法滯膠固不可救按每得其書輒為之數

日作惡也

病中者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彼前多是討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願倒却至寶

朱文公文集 禮樂卷一

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為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草略不自思

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疎可憫矣也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盤州傅君定在此處讀書頗有錯得尤刻苦前此

亦多讀書但未有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吹讀博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蘇大書已收書中盛稱仁

卿政事之夷限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勤謝絕賓客散進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始徒任之若合適就亦是前定非開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泊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贊者亦莫不深以為疑可更思之固知

試未必得然以木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咳嗽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雖試中間幸感湯伴過此皆

欲為問既而首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傷眉者固不容獲動念知却刻伴之請甚善宗官衛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

吾人所處者个道理二字便是隨棄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倍中規矩可類聚者須自見諸當處也遷居後樓中亦有一二學者在

一七九九

此女得歸德門孝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午夫毋關於禮教而貧家寔不能豐備深用深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開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親立婦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厭厭乃善孫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翁先天之說後來看得知何若如所論即天入谷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談少長遊派可憂慮任怕走到此昨夕方與酒說幾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果能領略否耳廣西與得語至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醫藥之授未得專心方略改得較假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說就去年見渡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故波乃是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惟辨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計是處也可歎可憐浙中早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江西餘命錄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即上令與此說可駁辨前大抵死者盡出聖令或可以為不當方辭其說亦是但妄辨如此孤尤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詞別辭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期耳

子澄得書問立脚動靜南記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亦未知如何瘦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其言但信取理不書有一瘦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其言但信取理不知會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

不一端然專執辨見不信人言又豈格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于澄乃令副端幸聽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李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趨倉已管我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議處納之耳始作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頭憐也夜中新幸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不得然今日若無便通便是管轄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小官彼之為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論矣可惟可推揚元

禮亦為漕司不取願欲迫換長汀溪乞來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繳來辦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宜是全然講是不揚子澄終至書云已違家歸廬度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是未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地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禁極亦可笑豈亦大家行著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彼音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思如此不得不竭其慮靈極其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為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為厚幸

所論學業大抵甚善此問之約語人不見說着次若不咸頭備但季邁稿伴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聲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

背起與者勿令操壞却也此是陸稼徵蓋東坡集中有贊
頌他以此獅子奮迅弄吼令百獸崩裂也

居處讀禮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
如此前此嘗思宋學之徒真為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
大議論振壞一著一等渾殺文雅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
辨而自無所適其情矣

日察塗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
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
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二半個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致未亦
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
品目之發此第報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其伯
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既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
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

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
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膺筆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
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為宛轉託人扣之
却具報也

密中諸文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
甚而後生排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
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
其遠求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後如此聞後來亦
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感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常昨不但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知咸年乃指沈正
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
為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
人皆相沮抑不令續家為可累也欲此文字三月半間已
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幸及為攝有專人又復有回信
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遠送至此不知今文字
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遺諸別亦是半分惟他不
得矣然此如破甑若打破做兩片亦須打破兩截不復
能顧慮也認肯正焉或教偽黨不得自元祐想已見之
器數命題却已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
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解
老耳其弟學履安鄉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有得好
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
題壁揚勝者正不足惟但不易諸主能自安於是賢於子
合矣初見渠府聞其說曾子覆大夫之黃必為不欲弗李
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席尚庶幾其有欣不
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
者尚志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
葉耳然以此紛紛何將走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篇宗觀以
來蓋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痛痛未定而李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疑才仲自桂林落來前日李秀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潛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死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杜尤覺哀感非骨時比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李通之振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黃暈蓋矣尚何言哉一勘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詩時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極序中危幾精一之論以為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實質之未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發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會得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京恐純薄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為宗秀之謬亦是但前此所和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為宮而生六十調非為六十律也

二珠璣與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為幸齋齋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人力也致仕文字為疲楚所休費了無限口顏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怕崇一員或者以為俞山前必肯近以書和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

真想不到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戲子甚卓立敏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夜裡其子細亦不易得求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作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為佳

最近問知齋館既開案從者象尤以為善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董精知以讀書為己為務少變前日淡陋儂劣之習非細事也

蓋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為申省不肯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志不暇求十全矣且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為念也適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弱倦不暇作香頌為致意春霞一過此為幸公度必已亦未及香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舉揚一番亦不為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舊來浪直

湖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由費愈深傷惜如子的輩亦不謂其阿 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曉高真集辭論得精詳今附去試看何可用令人抄下本刻發此冊回來為佳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為潔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

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費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道方統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登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審視之力他人不足實晉叔老犬德約號為有恩惠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為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况今利害又已顯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說也彭子壽行遺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令人填寫日有一舊話加也一番先辭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道方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亦非細澤可且勉力備論今其反已着實用功為佳然此外亦須防俗服說口橫主浮議也坡書附說頂節略為佳但勿大略也

彭子壽劉德簡一事想已聞之楊澤之說何言數吁可異也

借得黃先之數函陸義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計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伏用之行附去有也

所論理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勞首并合令其簡約盡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望滿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願之憂千萬千萬小四即與劉五哥莫須管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造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博塞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法全做不得矣稍合相彙不甚成檢理蓋緣未有先後人有少長如有南北才有利鈍者文字者不者大意正廉而却泥着尋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忿然也復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登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安質亦澤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竭慮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古之稱宿有愈其學之無傷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溫溫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勳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情仰亦可憐也

晉之知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有得少閱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授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幾舉子輩柱柱相賀然此豈足為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而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李堂書云盛從之得鄭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過病牙疼已過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李章又云歸子壽相見亦甚裝伴題目不小想見要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文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拾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微又以諸勿疾慮為憐不得甚異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考之末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盡心馳志耐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牽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恠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謂詩者又只知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願敬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痛火貼律做得佳本分來業秀才不至大段損得癢足矣

伯謙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掉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胃懷起極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為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為一擔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教子作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未措然與今之受不侔傷學業狀者分數亦不多乎前日得致道書云卿明州曉行欲薦潘泰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致勸亦從之此亦差理人意而在齋尤不易開稿機付刀大不以為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紛紛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來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併委官見其案蹟駁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語人得謂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謙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

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役但有詩數篇耳彼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適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者為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已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壘度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諱諱猶有次第其意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回來喻及為佳

密中朋友終年相聚嘗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說各任己私亦難盡實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大平實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教子已歸聽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闕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道與二劉到此并

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若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已塞置只此事未了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又矣不知至後來便能騰說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盈妻甚望聖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閣率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回得再有一過其間有合漸處尚多已略改定如精如路不謂及重錘得冠義一箇願穩當然病衰精力少

又日頹廢日之力只希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僕促功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意致直卿長用之上來庶可并以此外無

他說也

他說的到彼項直柳錄東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緝知書有
金去矣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表讀書供
課之外更須時與提搨浦加餉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
甚

于澄遂以憂歸聞之憂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
條煩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部文一通弄煩令
人讀之也直柳向島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者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
矣

論及讀書次第淺意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
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憤恨也
見蘇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甚其廣地時歸來便可請直
柳往牌東拂也作此之後并為直柳作小廬亦不難矣
道間看格物意思猶覺通透日前元木曾說着緊要便
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河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滑得道理亦漸省的不成不讀書後便
都無道理也所論氣血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云
之近日為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
之也

原仲寄此來云陳是庶學王是巨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
原乃疑為直柳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柳昆仲告鄭帥此

原仲寄此來云陳是庶學王是巨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
原乃疑為直柳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柳昆仲告鄭帥此

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為作請
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始但殊未可且夕更
蜀稅汝玉若得在簡尤便也此中已為圖得一小廬甚但
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翁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寬得大段局
低日用之間只按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
有進才覺如此按臨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泰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
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
前路備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開上意頗相合而士大
夫亦多有以為言者此亦較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
知人意者即甚滋潤向前道之與發只此一念間亦可卜
得八九分不必勞筆毫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
召命云是齋坡所薦旦夕中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再辭
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單定甚詳到彼亦不
過是許多說話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番出頭面
一若若其可取徐出未曉不然則親去矣少於一夫耶欲
謀勿云此二試為恩之弁與仁柳景思商量度亦無以
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投疾之計復何
如此中甚欲直柳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
度否耶

登得歲月晚病痛滯恐不了此一事更錄為之不寧也近

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微無分別也

窮人處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兩言亦為優厚初虛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審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做官不應然也

添兒望其婦歸粗慰老懷寒暄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帶袖裏立脚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脚不在此無入與商宜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然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往罷遂不可往矣已學自勤之章且夕進入若且得祠復亦已幸矣生計運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遠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

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有得後生且是教絕依本子認得訓誥文義分明為息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頭等妄作誣誤後生輟轄相欺其實

鄉曉不得也此風甚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序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觀聞貴望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瞻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翁奎校

晴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二

卷第二

何翁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或不欲輕破之故不敢求命亦
 爲質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新
 德毋以此等爲悅而深求可說之實不必更爲月讓之計
 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斷之功而習中之浩然
 者無所不備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
 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質世俗常情其實難爲三戒
 宋嘗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
 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
 明區區常竊憂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盡幸熱察而無
 思之固不惟其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
 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沮良芒受逆異之實而不入於道德
 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卷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
 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景臥未起
 得昨日成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感或馮姑蓮素人草草
 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家之公濟所舉以皆
 古人節蓋其入莫耳王通賢必是廉節所爲何以爲明
 道之文恨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於此也林氏見思
 之說昔所未見也日携來恐更有令人別錄者耳師說才
 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
 明前日因希望書皆附稿紙奉和通與子遊之說不知如
 何不能布善無及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
 陳國亦未曉來翁須面論乃克耳詳說固未知其如何也

朱文公文集 續卷二

觀古人布陳其說與符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

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暗一暗心術之妙計

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業井矣

猶仲相張想互有溢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週

其間多所是正深懼何來日用之說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觀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

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續也

易狀如此寫一本依有猿生曉文理者今寫過只六十四

卦亦得覺得如此佳好看此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其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園子

如可傳煩錄一通見奇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概也餘儀

際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暮寸計

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爲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向莫和

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

話不成不知只夾山間却無此據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

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

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錄

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

律書錄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擬禁否若用先天分

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逐逐遲遲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

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甚今歸山間漸未欲出意

欲後月未聞一到與公度暑未如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
奉勅一乘家中相與數日殊勝它處甚多生事也
經甚近接借得身本初恐有研是正然者一而更乃其長
沙初判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漫納去試為勸一
過有不同處只以慈蕪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
云亦皆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
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及
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而若交相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
之間且時有以點染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
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奮之未
潛不離傍而終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
亦未可保近竟與此一等朋友說語殊敗人意思不知誠
口向俯之為愈也

前書既論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
歸盛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語也益整
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者得兩著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有無人寫
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決筆札者否俟某
復來此情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佳會司
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細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撥耳
律又之齋不謂為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

蜀中引宋景文說不見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
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
真否也五代會要約去者畢并簡所書去文字示及為幸
昨日已到并談今日略走寒泉晚則還此泔淵源言行錄
等書慈敬老兄一來相聚旬日怕諫之意亦然則目草冊
併告希深有餘方便發下手刊條也

歐公疑周禮說術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
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提之意耳新史是
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序自是不敢不書也華桐固
無益然博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
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屋經夢同莊願早見之只
恐廣滿不得共議評耳

多同莫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此蒙皆用
上下卦初文何耶頗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
物又云吾子孫當此而生恐虎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
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蔡氏疏中引案案云蔡商長
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
亦告批論

石琴閣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故但不能得命斷
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故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論
也

冊經甚煩響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純當俟面請說說更
無可板幸少熟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都意
之不誤如周禮經雖區區所未統統試以前書時論句股

兩跋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辭古經也使還奉報草

已與諸父約開正同益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元弟子如為檢

又撰詩事撰撰維其義云何上文角報既足衣邪則此當

為實位至係東之誰不知是否

兇者吐生光昨日間思此語忽託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

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

錯幸以見教十二相獨起於何時可見何書亦望并及之

也

諸說荷盡示但本章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各之自此

也相獨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為合而

地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然為獨屬而反居西

則又辨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

詳者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循聲否若如所言即是十

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蕭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罪旦夕願自

去求見但其自說不得為若兄亦累被入上門反倒且

夕不充逐旋請教要曉理會符一大禁規撲教人如此

熱說也

干江蔡村固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據

一兩日開示又當在蜀相識求之但謂其致之說須依公

指定乃佳不可拘備說也

藝式謹領但求獨致是兩節事必如家喻則既以兩拒齊

等求致而又以矩之得益一矩之長而獨其弦亦無寄於

所謂來歷者必若勾股而股長則其一矩為股者今雖未

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矩而以其終之長命之

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為法則來翁兩端相望而其說

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直欲親股搏之下以謂致而

其則裁其上為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其說則簡

而通知來翁則便而望後所選註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季直示近讀長編說親漢律劉炳作大

最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十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弦

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

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其說其說

知者乃知是讀若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

可發一笑也一代錯作乃如此令人掩歎可早說此書亦

不是小事也

椿秋與理會矣不須在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

倘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

教它是魯史傳文聖人筆削又千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

即劫去然亦政自非惡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隨君云福州廿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

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荷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

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間湖却是天地之中也耶謹鄭二

書格欲得之律管并豈勝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

恐倫有呀長耳子直亦是箇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

欲後月未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

牽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得它氣卷寧生事也

擬集近接借得寫本初恐有所疑正欲看一而吳乃長

沙初判時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本漫給去試為勘一

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粘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

云亦嘗按定耳

近者讀書日繁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

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致以

之問且曾有以感契手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

矣

伯諒初見懇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奮之未

帶不稱倍而終為俯仰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

亦未可極近覽與此一尊朋友說語殊敗人意思不知誠

口內情之為愈也

前書所論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

繩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就掃也蓋整

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

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

疑否也五代會要給去看畢并前所務去文字示及為幸

昨日已到芹陰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泚湖源言行錄

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拍球之意亦然謂目草冊

併告帶來有社力便欲下手刊條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姪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

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斷史吳

邵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律詞固

無益然尊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憾也階論又

大變且女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李同甚願早見之只

恐貨滿不得共議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始甲之說龍家官用

上下卦初爻何耶類傳云其先光明視佐禹治東方出養萬

物又云吾子豫常吐而生恐鬼之得各以此之故但吐養

云云未知所出耳昨有周禮蔡氏疏中引蔡辟云蔡前長

兩致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辭古經也使選樂報草
已與諸次的開正同益西山矣

俄鶴事更煩一哥元弟子細為檢須云雖辭不

又據詩學提像雖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衣邪則此當

為賈臣孟依東之誰不知是否以說

兇者吐生先昨日聞思此語忽託毛穎各有吐養萬物有

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

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肯見何書亦豈非及之

也

諸說荷證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老之自此

地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為合而

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為為屬而反居西

則又辨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

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即是廿

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蕭田餘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旦夕須自

去求見但某自說不得却為老兄所累被入上門交倒且

夕不允遂旋請教要曉理會符一大禁規撲克被人如此

說也

千江琴材固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

一兩日間示及當在蜀相識求之但獨其弦之說頂依公

指定乃佳不可拘備說也

款式謹願但求蜀弦是兩節非必如家駒則既以兩節齊

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得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

所踏家歷者必若勾矩而股長則其一矩為股者今雖求

長而然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矩而以真絲之長命之

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為弦則來翕固兩端相望而甚說

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截股持之下以罰弦而

甚則截其上為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

而通如來翕則煩而空多近讀長編說經漢津劉炳作大

樂書已說否因便季奇示近讀長編說經漢津劉炳作大

嚴學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經

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寒之

中聲即於中聲黍之故有廿四氣之說初看甚惑其說

細者乃知是讀着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

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知此令人流歎可早說此書亦

不是小事也

春秋經理會矣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變養精神

極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僅

教也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于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

即說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臨屋此地之度隨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

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奇臺却只差八度也于半之說

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間漸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

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勝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安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

恐倫有呀長耳于直亦是關中撲空不知如何見得好處

也史記敘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統之似自算不得
不致堅決去取今承來筆推折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
字指密如此而後人讀之固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
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予細別奉扣也格家所改是否
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論太
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
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宋喻似有闕文讀者皆安曉也
所論孝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
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獎勵恐不堪駁難
也此近得林澤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
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知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併帶革本
及徐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
細看韻率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
遂不可用矣以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蹇蹇亦隨律高
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尚未得報
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
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前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願不成廟
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齊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排着爻推起雖亦略合然
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着四
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尊否亦幸
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鈞上位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會在
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者之如何也 儲
監羅之極誠如所論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
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澗云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慘若知赤子元無罪合
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
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頌就緒皆爲集註其險穢論劇爲或
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稍表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
篇以其兼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今但付三八節許多事更不別奉問也來歲之
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僧索家印可當違前
受樂耳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錄得數事味云汪書
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母枉費筆札也大
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
未可寄也
叔涼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微之功澤云能存其心
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推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
能冷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一概以此見謀
論易委若實下日用功夫勤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
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須着二兩時辰作耕耨
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憐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後方聞之耳所翕載未適有便已為言之未知復如何也但恐藉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求可耗撥也語錄已傾餘未暇尋且此數端玩而歸之自有餘味亦多此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固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先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反却從氣稟中來已如所論亦未于細造次頭亦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馬之非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與過當以觀字為重蓋觀處用力則天人欲質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為已得非若今人懸揣竒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應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知其未嘗更得看為鴉磨復以下喻誠於板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况况溫度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據來矣冊不甚大便利於齋字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去其然文字之外要當存心處乃為究竟耳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寄亦未安愚意欲只用古說和靖

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謂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誣之則聖人亦其精時叔所說此故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伯謙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容亦不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燥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樵有未精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如禮記其下化生萬物為形化者耳又主表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子直欲且留此為喻月之計俟其後來今感頌義用月初下來說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候基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知此子直斷深之場亦已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即現也云云此皆心求其誠更求之便具為為幸東山一章全頌詩之比與盡言聖人之道人論字語而無窮是之當有漸耳然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試如所說便行法快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缺為奉酌是昔幸幸云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今諸生試為之也怕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植

盼親若此不憐真則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擇論取京文字會論著其得失乎此人回
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
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親過者非親夫過乃
因過而親理耳前日之說尋常改定却得奇去

史記武侯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誤不可悉耳大學想不
撥者誠意而致致爭搖策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前
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自勝之道止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數今可檢寫

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講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
耳孟說更須寫契動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兩幸願
自覺語意寒拙發不快利也

容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為訂之若終條理吾欲行簡
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端緒一段今不復錄去也
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移
世無以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

不足故私任智而使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
無悔顛其間風伸變化則自有對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
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也
日共詳之富佳得取京書研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為反

復之尤幸
通書兩路各一本上內又一篇致恭卷數日為深思講
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華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
然不及別書幸為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蒸之說則是其

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留直取禁上菩提一切是寒

莫管之意如李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淺義文理
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
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德辨惑而成德義崇德
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取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簡日之
書頃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改使其真一劍兩段亦
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怯畏警懼之心以防

其源則無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
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改各自為義而不能相通耳洗
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
眾同慮之用已具及其庶幾則又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
所言圖剛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
性柔圖剛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而而生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爻相

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
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講易有太極者恐未
可盡書言也

綱目凡例條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俱供到此更高籠之
但俯書功錯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
成矣
九章之日與周禮註不同豈胸恐是盡不足勾致恐是旁
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語子向携書去今告早附來添

注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得鄂州本家今注
一本并唐鑑如喻遠上歸德文字亦幸早見及前日因有
孟子說魯得金聲玉振一義得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
綱之類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為聲五
聲頌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華木二音無常於五聲十二
律故居異律而但為樂禁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者否
耶又前日說宮禁用十二律一慈用七律判慈次下無錄
鍾特琴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翰劄文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
作却未得散成舊雨依然只在也詩傳不啻俯近者論語
知難有合改處笑請畢試整頓詩說者如何但精力短甚
長聞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說常時聊笑狂周為惡無近刑之
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沐專望狂顛益得面言

所翁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著
上着自省家焉幸也某家法未獲欲感迹欲不能安度更
不報即次罪譴逐矣此間詞詠近日知此少漸可讀善但
五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亂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
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獲恐為千載之恨也

件適可玩水或末歸得共賞此樂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
伴送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僻向學能思索
檢對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強樂說後便幸
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請亦望錄寄倘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納呈者畢知告册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
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來續
書損耗心目不知靜坐者察自己為有功幸誠為之當覺
其効也

古樂之說沈疴潦動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聲也但謂
說中頗有未甚詳處及韻書內論古鏡處前後頗有相違
語者又不見今是以詳定律為與此仄合之意耳此皆俟
相見而論今日與甚傳字不成也答與之名本以為謙而

反道於不隱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為思費慶之說若
有呀現預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義是
應處須著力說教分明方見歸者若只知此含糊約處說
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
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應之義不
應却引禽飛魚躍至顯之章而為言却說翻字也請更思
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又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
不行此無可疑也又譬如此疑疑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
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泰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
交脚說其說甚可笑不知何人傳發也竊恐流布諸書
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奇見教此因偷禮論得律律一篇頗簡約可
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且夕當奉呈也雜米事通問趙厚
宋問不知為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隨
見翁當以屬題及元善考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

把印手然又不可不為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造行齋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畫線以所定古尺為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礱乃佳

初告平示下也前日所說懸崖刻河洛先天諾隱題見并君說閩阜山中新營精舍亦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

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恒篆隸碑字字畫皆不帶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為撻耳令伯說象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選伯鑿處也但鑿式股鼓俱大似足礙礙今別考禮注遺書錄一技去幸細考之

若合如此即別為作六技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感但長短不同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

完論老元平齊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激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

界或是在中直啟耶是在外邊界也幸更批寄

鑿式已定但恐石壞不必大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持運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尋後家細讀始知其謬耳參

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治了時去更換一者便可刊刻矣監家牆界未得消息若停半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遲今

親端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界埃切望留念省刻至今不到昨夕忽發得餘干想今日必到此也鈞孫在鋪下切須

三哥商音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兩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問見李隨未有端的應答故說雖偏然至道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幽善幾何其不為不知

得之五穀耶兩日欲牽扣固循不暇若若嘔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為進德之基也歸

家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甚羨曉強頑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使彼得晴伯一來相

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為勉其行并為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請當為留意否今

偶遣人送劉寄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元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用郡人又實力矣春秋

之說當俟回籍或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為幸

所翁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勿勿奉報別有一二事冷整專人奉扣幸幸論中書閣核并望早示及聞前日

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月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為

愧所喻朝聞夕死之憂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貴隱之說非不欲剖新言之但

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再一書備改矣想已了

序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聖會通學公事項罷新

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葉想過遊一尋名山多得勝隱蓋遂欲盡發天地

之藏則雖齊果茲之不能無感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

期

諸書已領劄子又時情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訛嫌
郵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幸定乃知其不誤也

其杜門如昨無定言藉病人未錯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
清善未盡耳三靈必不我欺也聞林已請對乞與論者廷
辨且攻積弊甚急上皆不領斷阻而匪未知曉如何

其既違爾相人竟未諱不審何說利往之亨錫恐未必
池又為部仲差差劫告來今日又未免隨以辭之說又是
別一頭須實分球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附示詞難近致

而憲實法行抑恐未便既與元善善週今早既差人方行
頃後便方得稍去其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截止則此
亦無甚利害與其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據彙法要詳

因于茲過此看者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沅來文字只
要熟看本義已略具備竟取譽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

今文之說先應落說可證驗處甚多既欲改便管非今日
之應說也俟月未擄去有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應附

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附幸甚因便
示及也罪深焉 書呈所仰自今觀之不為不聰猶復觀

辨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茶說釋書就篇伏惟維慶恨未得盡釋也

律因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今有定論乃推初在處
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濇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假得大早既政前日同管來告且勿
出入不惟可奏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頂且初守此戒

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
書所扣一哥之行來猶如此是決不可不行矣宜卿只可往
來相得決不能終歲守諸勿靈靈之關發赴補又未必可
挽而行願已迫思之只有歸山松子願老成有守常作小
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遊與否耳

魯免文字甚難然不至全然無所甚倚及念也元善書且
夕遣人仰付法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當公書

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
近且得其書法議接正元未暇言政恐難言亦不効靈

接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如不
容効力在可奈何耳宜卿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

書往來書亦忘督之弟有便往可問之太極西路前日忘
記附去今付此人幸視至和順正臨射法及嗎侯者可并
列行恐力不斥即因見處獲焉言在渠為之不樂亦是適
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項父坑弟又遣人來奉邀前項歸來方得是其幼然自
此亦當重感諸庶得安居為著嘗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衛

寒負熱東西得走似非老大既宜先非所以學安樂祖師
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聞就使便處上
矣耶事當且德德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

但疑其不可就者非許君一法此說亦快事耳吃日
過此略略字本來及新集律管及書俱來為佳俗崇文
字亦欲就情

鴻羽可用為儀不知如何辭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
本文有此意否耶若知辭意所釋則不知夷尾於泥中此
破選之疾若得得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用相慮按如此
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獨苦不得一舉
首勢必變養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冷當為科
理可便作一歌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塔象中欲改數處今欲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為佳
免令傷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奈何耳
費盛佳有說但日間猶得閒坐又貪退卷工夫不暇安

得說 節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 報狀岳麓
前日所和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詳煩感幸甚幸甚諸事
却未聞發疏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致本為惠幸甚幸
甚

得獲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須有所處也然不必勿勿
但當有以待之耳葉王則遣論論兩狀去詳與真章中
已及及名次甚高與覆之函云相表葉葉只旬月間頂有
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與聞之疾
下兵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始詳也

前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平又以中庸甚略附到
醫乃昨日違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兩勢如此豈益
山之晴乎當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痛前自防
也專門之韻正平公所謂執節客者非益而誰然今日聞
公試之日諸生廉前一語尤可誌倒它日當自問之也謹
報十五日 章第已與 中宮同請重筆終日乃歸軍民
初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聞記不敢辭但
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韓
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據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
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掩聞家了盡可歎也
亦爾軀魁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開兩五月以前新穡猶有
應養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兩閱得數里間一
兩刻注涸殊不周足今早未損及八九畝田亦未可知初
欲此月可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耘荒耳
楊簽又以委去浙省未到今只有屋于老令相與同要更
無分差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容容者旦夕或以劫去不
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皆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
今已忘之矣白鹿赤脚必能言曲折田已獲得也小燕亦
非及許要之此等與登消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
無益耳請刻今稍去一角雲谷大盛兩處如何得馬道注
書云已開堂甚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罷
谷文也

前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平又以中庸甚略附到
醫乃昨日違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兩勢如此豈益
山之晴乎當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痛前自防
也專門之韻正平公所謂執節客者非益而誰然今日聞
公試之日諸生廉前一語尤可誌倒它日當自問之也謹
報十五日 章第已與 中宮同請重筆終日乃歸軍民
初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聞記不敢辭但
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韓
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據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
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掩聞家了盡可歎也
亦爾軀魁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開兩五月以前新穡猶有
應養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兩閱得數里間一
兩刻注涸殊不周足今早未損及八九畝田亦未可知初
欲此月可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耘荒耳
楊簽又以委去浙省未到今只有屋于老令相與同要更
無分差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容容者旦夕或以劫去不
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細看卷蒙已不少改只知前日所說改定一旬足矣通書
際上查萬物咸若下添辭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
肅之意下添故掃簡而徵琴耳刑章十二常作十一以
再闕數添五歲之象掛一也標左二也劫左三也標右
四也劫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其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辯圖以傳
耳樂圖更闕于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謂名之多何耶琴
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曰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專復中輟昨日
不免入狀錄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
國章兩處不知會為判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客正為當震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
以為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較圖只孟子是埋會
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此方之傳果爾越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為諫官一章便
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添處甚辭免未允而越已見諸令
復如此更當奮力耳相知者且如此况斷來者情意不通
未必以為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
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此時儘可相張也

衣故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學嘗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悞悞
此無它但為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識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一

論耳已有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專向後功夫却
多矣不脫且耶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檢得書中一紙上呈幸高打之并昨所
書論者榜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
崇惜遺書三冊皆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
以為掩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刪去舊本兩冊更拾遺
外書記香錄龜山上蔡錄游氏抄音庭閣筆錄五臣解
昭二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
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
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判得數行矣
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帶去也但此間獨力添恐校書
不精為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判書重於改補今乃知
其非所禁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論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
歸空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結也金聲玉
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各冗散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
可否俟報其末就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 孟子辭君得兩
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
商量為佳余司程書已有了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
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此定律及均聽用鑿之說非面莫和為
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泉泉精合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
不成不知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歷

一八一七

法恣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俾觀者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今進之料哩矣或入大源告為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養理之所在則不慮無鄰矣卒絕交之害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吾思之矣

禮記幼去歸宋未飯子細再看恣可抄出迷既空行剪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宋分成七類由禮記經王制禮運試用推排前又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備成一書通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詳改也

欲買淳熙雜類一本煩為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帶遣人齎錢去取臨老旋學政官世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人取帶歸却的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為禮恣只是可為狂禿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肯然也且權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他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非切要處前日却漫看了所以切已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夢象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務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為兩夕之留也此風未聞想只是虛

聲或其境內自擬接耳
所議可善處之乎至過甚為佳處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節賢大公頗慮之要法也

數日相要頗覺兼善有愈熾駁難之病而李適責善優於急迫又難以朝玩似非以文會交之道臨行勿勿忘說類各端所倚以別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揚令不知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為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

西路說在後頗為細看携過見寄
伯謙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忤不知所措耳詩學破揚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克已貧所疑不知云何即便見示

自覺沒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兩派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覺然未值大節目也
蓋心說錄至并呈兼善余詳前錄却以見偷且勿令齋中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謙得書否其歸室過伯謙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以此處多須一正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營來參同契并發來看也

有歸徵否有即借來按此間野叢者似恐只是偽書也

前日勿勿忘記面扣大手樂是後漢樂各本史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為正以一為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平為清耳妻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箇中以俟面質

日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次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為主則揚庭幸強更不着矣有彼往風吉而今不可以風則有復而已恐終常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精神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記渠寫校中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怪怪語亦是其持教法耳

李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滿誠之得者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為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士人好質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熱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都昌黃氏向來見翁或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極請與縣官同措置採卸矣

旅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而目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翁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帝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晉議必有附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又當自出也宿避令塗具稟甚堪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為佳耳某前月晦日

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家統不當出又開散之文不能舉此煩碎又不能以眾人澆漫不有事初到甚覺勞弊此兩日方少野更者旬日又知何也大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寧中為諸生說大學自此二道亦漸次表章之此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緩抗辯時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觀甚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辨人去取已為平父恐可惜僕為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晚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逐留北巖而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勿勿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議論未

覺有添益也樂泉拜捧頂在後月五六棧率單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鳥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兩種拉少竹亦亦道欲遊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更有

一小詩綴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高住小僧精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飾亦不難但亦使意性不得恣

愈幸幸耳

橫渠集告付下蔡州用川本刊欲寄此令補既無也僧兒云伯恭說既蓮之文取其備泉醴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可無

陳法雅精而旗鼓如此折無有誤三環耳且耶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換得令給上告今寫訛便附下恐又有差互

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蕭仲頌致意所屬文字昨在五夫已為具草歸
奈一向撥撥又錄下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
恣而後若得功夫即為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
大事此是牌文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初不須等候
也見趙南紀亦頌致意

阿翁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歐陽深碧之地它非阿及也
太極文字備季云已錄寄并其書及中齋或問下冊小簡
皆往何為今尚未到一哥阿奇集略便令對讀且夕歸去
不又別作塔也封牌阿翁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
之為三知何留疏偽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宋嘉耳
中齋章向此略情定不究可旋開不知欲之項二哥帶寫
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為莊父未說當時看得不于細只見
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村匠者正之便
中印一紙來中齋必已了矣

後山米運若為斯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
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
定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無幾不
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勤其畧區區相愛之派不敢以此奉
贊也

示喻益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去却不知此強
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也昔老莊唯唯然也則此
說論端緒之意乃為實益良小學識字再請去數紙封面

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筆之疾正當靜養所需機捷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
餘是先天點其後乃其蹟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
而不致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
奈何氣象不佳令於人不知惜惜惜身之所不謂
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奕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鐘則圓不得為
黃鐘之半以為清聲矣但今樂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
十三弦者皆黃鐘耳薛宣時事取其一切果斷為賢於今
之譯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
其見治冊詞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
必可逐逐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
其事不如且趁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未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
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
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文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眉鳳重疊前後
相妨如揜于輕重他人不覺惟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
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曾察而冒受也

時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二
福州府儒學訓導許養校

時春先生宋文公續集卷第三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刻令人默然然觀賢者處之裕知又足誤人意也
不審幾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管語請事更宜
謹密欲酒然笑音宜切戒歸來便處有相親何者以弟恐
亦不處久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城亦煩為託周替附去或
趨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又長
者是何尺耶是等表尺否皆望批論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子懷計行已過移積不審道
間焉况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程只得緩行無傷否
足乃佳耳一歸者有知舊必不落矣但恐却有惡接之煩
耳其幸無心諸生既來達之不法亦始任之時有隔嘗亦
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
答語殊憤憤委僚抑耳至春復頃為同學中瀝溪洞室無
惡否其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聖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
今尚未聞到春度信深以為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吟和
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于陵一安佳某足疾
前日幾許今又少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
舊學差無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
之但方此錯古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者
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會
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
因請人論琴就一哥借得呀書圍于適合鄙意乃知朝瑞

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弦而實欲以論琴之全體宜
子膠而備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隨豈不借哉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為慰說居寬買物價廉
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擾高懷所處亦無道而不安也
趙守得書甚留意寄居雖有約束然遠鄉荒僻舍此則無
以待賓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為客
館若自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
曲折可也翁必便是德功文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事
來見舅方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折也
禮濤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
得一截無既尤不濟事也三哥為况如何想不廢讀書作
文比之家居更省慮甚當日有商功也此間現處有桂燕
研講殊勞憤憤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看緩疏呀疑得數千字欲寫來寄而
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遠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
有鄉尚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若只是閑話耳
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上如此是凡事不會有人理
會到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清短律為宮
則弦不推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鐘一均
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妥之樂可矣耳可預考之
俟寄所章去求正也頃未記後厚惠書身聞動息是以為
慰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
聞三哥不捨甚以為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樂書中語
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紛呈幸為訂其遷

子細見喻更有一團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技尤可見其下諸技乃逸憤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遠只前日永嘉一人來猶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語云自始至我館光孝而幸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它處此必戲語可發一笑也

恣恣難行乎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為日既又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春必已報去矣賊寇復挂彈之機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荃罔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華頂伏還家即為整革後便華寄也作解法

三哥所苦瘡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看頭緒讀書涵泳義理又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胸中些小疾疾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有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疾所不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辨也趙守長厚乃處它適新侯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知何若得其有家法良舊事必能善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承舊本旦夕得之即寫未寄去韻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鹵籠之愈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傷以見喻無三恐亟欲見其梗概

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給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散間方了直卿又以愛歸前日到順昌乎之孫云歸安葬畢却可與復之兄弟大家整頓也季說向背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此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論君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鏗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蹤跡否非附去筆說有一圖說逐致五聲者此却失了元本頌三哥為檢錄來只依元本闕缺畧行填法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措舍聞然特有一二亦不能又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侔人識者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聞亦自思此理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艱學發志亦是自家未有為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高警敏肯養實用功近年說得盡有餘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為利害移孝尤使人痛惜也汝

王彥中乃能相念如此吾不易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故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在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海人親攜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獨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泰槍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起其不啻九牛毛既可敬惜又可添為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說臣項有

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去奉說能為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

爲人所徵耳別備所示部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爲
老簡退子弟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俞也歐陽君
回書幸時之楊安諸公恨亦未之識李冬爲致意也張錫
似亦略嘗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馳爲
齋書所用傷害忘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宋末通
士傳誦之壽蓋無意耶誠謂陰君冊詠見濂溪有詩及之
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實精而而施者吾人所知
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頹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膏之比
耶觀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按得頌精字
數首韻皆頗有襟懷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
耳前書亦嘗泰和欲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尋又覺主
燈明白雖然疑難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翁所
謂非入辨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省爲擾擾不能
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圃此亦失却舊所遺本旦夕得暇當
令在手更依後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
但收拾未臻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
全編否耶楊薄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惠不據慨但於本領
上多次叨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得幸略見示
本指和悉論皆轉錄

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合意
陳待從集議故錄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者盡釋繁
因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諸朋友評讀何書
其所講論亦有可示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
省事願中却自看書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無不復記
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
又肯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報書序亦已附革本去因有
回便幸論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
計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開暇儘得讀書作文也 念同
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着轉轉不得
露風曠勝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
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標必有以處處舊山朋遊未得
遽承晤談爲恨耳諸翁已悉備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
而右母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
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逾中春亦須
見得果快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汝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况亦當
不至落莫旬是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廉節先生所謂打平
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恐耐不至
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春遣使請祠已至
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編乎平生慢說隨時之義只
是傳聞想像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越亦添得

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為有異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章文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知商榷今不能久俟也茲儀內前日補去者更儲兩字今亦并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遍為佳也事了能見過為數日故幸甚

或於卷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九初排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為偶至再排三排則餘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按論之失正豈以天形易可低昂反攷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或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而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如舞圓下蓋圓雖古所創然終不以天體號若一大圓象發充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窺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窺口遂自窺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為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

知權差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况二極交互一說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為詳之不知是知此否真文詩錄示參同人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即檢示前日章文書中已云與一哥說更須留意也世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便寫白并元本奇來更看一過然後刻本乃往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均然足當誤印不須改也玄講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說譬之詞後讀可見也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已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說古人已屢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審明納去并此中寫本一冊考本一冊濟本二冊須逐一對過有合改處立貼出子細批注寄來容再查修定方可寫白刊行立本不其桂然並相類篇首知得劑了四字遂可讀改得字遂叶韻亦不為無聊可試檢着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靈器歌中七聚聚一作靈聚合改聚為正而以靈為一作不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道支行後欄欄至今不能平適得梅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道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為念然當有以實證之此亦無它嘗只是知前年遂出一番耳與地志納還皇極經世及藥府集却望檢付去入

臨川會景憲書云草丈已過彼有以驢為贈者可免徒矣
之說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二年即差小餘之數
第三年即差以後皆弄不合不知是如何算丈必會說矣
幸批論草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消息必是已過箭十矣
卷案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國一旗圖下冊第二版前十卦
占貞後十卦占梅卦占並當作主可使改却此三字更字
細看過為佳

幸
管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
質論盛學丈之遠為可恨也

奉告乃知研苦脾疾乃爾亦主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倍
也公曉之說極可笑其尚折須面論草丈千里遠書飛
者凡弟勿為人所誤正為此耳

尊丈要琴茲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菴或籠
箱之為置之其中乃免壓損損之慮亦俟一報也伯謀
說草丈有素問運氣節略欲借一觀比略隨得此小其固
不曉幾多問伯謀舉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草丈辦事
不容易放過不可及也

書白字豈不方正旁習怪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知之
何不知卿里如何以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
只知時文皆榜牌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情
也復對處空缺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着
橫帖蓋此以後二十餘版蓋難只爭一字而篇末一行只

有一字又須償動後篇直到無尾也

考異俟更字細看且今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的去未曉也
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本齊韻寫得最好
相傳是唐時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
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織之以為
恐徐誼之裝揆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儲宰復官亦
是為謝所駁曾謂向若用李公曉之策又須頭撞然
今尚何言哉

數日深問未有近信方以為慮得曹知今日可到庶沙不
斷傷痛想思事與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接見為但適此齋默不
容發口已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墓下之役因
得面言而累日波瀾無補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
它日言之未晚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為慰不知見
服何藥切宜更加醫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
家多以藥和肉為丸食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
况在禮經自有推制耶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需奉聞矣事勢如此不
知草丈歸期究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慨念不能平也
律書鑿辨中論周經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八毫者
是地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慮推處筆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說耳然須得是箇約為佳
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尚未得下筆日困

冤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也

按卷中點

周飽臣書符留念景建書已領却發附數字報之今約去若春僕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會尋得否幸因便寄及洪範傳已領後更詳着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書一面寫後日早未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報伴換頗詳此無差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讀附去想未暇着且頌為收起後商量也漳州陳安知在此其學甚進星空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鏡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鏡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鏡地比天雖遠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坡際恐頌森存泰說而以易氏為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耳焉真有程尚書說無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早下來為佳

年來病勢交攻因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為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曾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府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子萬便檢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繁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為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拙副令分明耳

示諭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章與肆汝小子封等處目不可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若有曉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恩之不然是暗三叔方流言於周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與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謂之於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鯀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官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三

福州府儒學訓導翁鉉校

曉庵先生宋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卷劉時伯

示論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時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銘於此耳如何如何翰仲向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更如何得一報則兇輩不復別爲招客之計不爾知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鐵錘於海中不敢罪或徒自咎耳贊美既收船米輻湊民食幸少寬而寇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書故理盡又慮夏末尚須關米亦一面措置若幸過此一厄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費入心力易得言語不容及居也

浙東寧者情愴可憐者多楊敬仲孫李和皆已薦之請爲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過從如此間否

梁論度童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願爲求其操製造古升古尺古秤各一較便中示及爲幸

仕宦遲遲要有時命正望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士丹亦甚揚敬仲孫季和頃平公舉皆薦之作以寄

度監丞不魯議定今有書扣之按此是千古未結絕底公陰恐然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并題憲程正思曹挺之書爲一一致之爲幸程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憲已相薦甚善此等物合得終是得正不須以沒也

其以按發賊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磨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知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希已頗不能平願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自荷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禮寫來正如此以其無奇煩費而怨之近日較量此法雖拙而易曉亦一面雖印下諸邑矣但今孟冬已盡而指擇未下恐有陰沮之者甚又見病旦夕不免上奏爲歸田計矣讀翰仲書爲之慨然此雖作難及不若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失陷

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之若不經界其無下手處也只漕浦一項官米錢貳萬二千餘緡今實權五十餘緡而已九事如此令人太息非聞交代有日適詢劍浦人乃云來齊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翰仲書載

經界復行不知却作如何措置弟恐復爲諸司所欺耳陸榮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疲設之排阻况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而何必爲此紛紛乎

若必爲此恐其說尤易沮而難行之也應念自江浙間作來固不諳此刑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忽怒如此便

欲入城見之以此行蓋難開口說話也來書所論固肯一

方亦久之至計然羨今之君子決不能用徒自譏說開遊
帥在此時為不無未滿人意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
學中教養人數頗多甚不易既難得人可招致只可檢往
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早恒處鎖鑰省庶幾猶不為
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離慶而簡此自為得體知
濟濟之却以機煩糾繁亦不易得也

某提督相只用常制令選舊任更不曾別出救也

此間竟未得兩田之有水者亦有墾蟻之穴歲事甚可憂

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極前曾念

不知作文竟能入律否看得只令小做規模庶幾淨潔賢

巧易無荒取和沈監胡說不勒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

痛與錫切塗抹令其自改立徹番呈勿令撤消推托放過

乃幸耳謝公之去博者不一昨日得元善書乃云以不言

罪之此蓋只為不協力攻周接耳賊甫之傳疾也論對文

字亦正當但不甚切密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為所疾蓋首

論正心道似道學也自餘一黃論不知是何人也密訪往

往有之餘董華却無知諸款問語之狀皆有虛語云周有

甚蓋却是王憲堂耳此語僅鎮壓了程事也聞於中外且

得知此亦是幸幸尤文字本無向背似與蔡充厚今亦不充

尚未見章疏不知如何事也

某提督之條文折罪第其處實方情色惟津浦最根據兩

事如留魚子斗折罪皆非法也詳錄也坐視半年未有

可下手處近方自有旨燕具報以一二事為請若蒙施行

一八二八

飽斜弱之類可以盡禁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摩去
折豆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大甚但需
鹽一事最為非法而未敢遽議蓋謂計既行萬數不少一
旦失之便怨報恨也經界已得官相慶奏檢議呈此亦
已一面訪聞臣處以候命下即便施行意欲及此是際并
力打量田產攢造文字要料便行新稅未効力能辦否同
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仗但四縣頂得六七人分頭為當郡
中頂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意欲率煩賢者一來
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情請行備錄指數者起元推亦許來
且及到矣不知能為一乘否可察知判官丈如許相助此
有數卒送劉所歸得便說之以行為幸更欲併進李通伯
禁一處可得六七人也

輪仲近得書否奏上朝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事都微不
得深以悅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之觀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會但備同便欲施行其
意甚善或初發先量城市及山坂無田去處又照計之

亦有未便不免自申乞且先分縣界立土封以俟成師
後併手行之今紐章子去一觀若得前期一到此間與一

二同官預定規模尤幸不必俟席藉也漕使書又云開正
即欲到此恐未有盜不若賢者先來議定知諸漕使親臨

以察其當否之為便也要是秋中乃來方有盜耳

經界為鄰與陰阻以及已絕望今日忽得一信即恐且令此
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入乃使一統之中固有異

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

行下亦須回申且俟業隙也復牽之勝不妨早出但此間田竟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越移更換勘訪也諸論皆切當然札之費請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備見有一項開錢者不因此取却亦須別作一有利益事不然替為後人妄費竊取之費也萬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時伯已退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幸為備之便中報及填帥之求留意愈切但所下聘來全無檢察察欺青趣通貢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為之言若更如此數年卿官徒守空舍舉子之家無復得冰之望矣不知渠能信否大率其政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般也仲宣自建城遠望漢來此云提官丈俸錢尚未得已為作善願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李通欲來不知已起離未悉其已行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稿未及作答恐要學記堂類當接後便也

所論歷界利害極為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陸辭日亦常以為請但說者多以為不可行私固疑之而賜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為河州民力大困知人大病虛蘇宋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火調治其說亦以有理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益其思量到子直所憂處也仲相度頗敏利害何如兩司之議不過恐亦然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密及沙隨古鐵又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被中見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四上

有此操否知有之幸為別造一枚較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繁瑣易易名字可惡只云溫公周漢尺可也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辭今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吏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羨官好誦牢籠然此意難以語人以此來者其熱故難及之耳人家在著傳聞政務甚廣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德以然之耳林帥入境具知吏治美惡嚴毅有禮甚誼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豹仲亦得善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戲疑老歸閣諸公相詩已有成說而辛卿隨至次其書和其廣在事宜疑其可以驅起乃復宿留遠近又有書懸元延之詩必從初議矣萬一不允不放淨遠畏避相恐抗拙無補於事而徒失家唇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愈可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慮有他餘雖請公意不尚然失之此為可恨耳直卿罷舉不復可動殊不可曉考信及諸處書悉煩達之向吟渠奉煩根究尚材乃欲以驗季通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處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人生落魄如此而某又與之同漢得病尤覺可懼可懼章孫某已為言之但今年降與憲軍相欺大得孫欺卿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渠固亦不隱虛不謂乃得此謗今此筆雖不同然此亦不可覆也林帥固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亦大

省行不得處置其神明將去而不忍至此耶抑為州者固
得以得制使而使者果不可以蔡蔡耶大抵范忠宣所謂
怒已則奪者甚不可不戒使渠自作些司能據此耶

長庚鳳堂之授兩日未平縣中得黃樓中狀云已過羅
溪元坑獨吉陽軍縣宰昨日親行無以重賞計必得之不
爾亦不過深入山林四散奔逸或無所得食糧死而已無
能為也但蔡一哥簡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

疑此矣是處傳此聞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也但
市中群小却不可不防鎮官無權不足恃此是時伯嘗為
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為一柱使別無變動為佳若論長
坂之賊只有七八尉司中來已獲兩人矣決不能來不煩

為備也
昨日得報君舉以謝奉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曉其由亦
可駭也少慮欲招一人入署諸孫而未有便近可招者不
知知識間有此人否須得稟請經義聲律嚴教通曉秦頰

番語論人者乃佳必不得已只能作義亦得其餘則不可
關也

阿翁南安韓文久已得之外詭殊甚蓋方季中尊信關本
及舊本及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說說
播香本誤人多矣昨為考異一書專為此本也近日潮

州取去應其名以變板異時自當見之本不必寄來但細
讀數篇便見訛謬矣

年及告老乃禮之常而吳議卿被為沮抑若非臺章催
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亦肯放過亦是一幸

結採如來翁所讚結五十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
有勞及之詞只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誓手
中也

阿翁泉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華程太艱其勢不得
不然比見王南鄉在番禺本司時以泮水不辦親自到彼
料理數月其課遂盈梁籍較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
訪問稽考也孫薛二守一章繼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
抵暗論洵洵殊未定也

瞻庵先生宋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藝校

時庵先生朱公文獻集卷第四下

答劉精神

甚遠家相違但心耗目昏老相頹見雖有書亦不能復知
舊日矣得子侄書盛稱翰作居官不考前日時伯一番相
聚亦甚進益得接來朋文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班
樂於訓誨知教相見甚善其善伯恭不超疾令人痛恨
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示舍數條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拂衣之舉
尤所未能比遣人持書入都兩月未還計此遲緩是必將
從其請矣若得脫此且當恣意遊山不能得世間許多
是非毀譽也

尤川之行初甚駭獲亟以書報趙帥趙帥報書云已奏俟
妙法定行蓋稱梓漆克清司屬官專一奉行諸人必未敢
動當已聞之矣尤川今竟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足見鹽法
之弊漕司何乃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曾與應念說
否若未即及早詳告之恐其為漕司所惑誤申却文字也
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寧以東兩邑利害亦與尤劍無
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往若其他有利害無害處一例
改却又知等事交為汀州及諸邑之累耳如何如何山記
乃頗重刻鬼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本失龜山別錄
又得草文書知莆田未行已披尤川之傲朋友庶以為意

昨日得屠錫書云秋隨已為宛轉想必無他不知竟如何
但願竟除是不能無疑耳今雖不攝邑簿而往督飲正是

察千金於乞丐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推敵不恤則得
罪於民若審不辨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勇決
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
帥從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無語之當不
至此趨避也林序事甚既不入府聞人又不欲以書懸
之祖見趙帥說書為言之彼雖領略然未知其誠實否
與其坐待汰斥不若先事請相且以此意懇二漕少緩其
事渠亦當相聽也某答林守書不欲盡言因見煩為宛轉
亦所以答其不見辭外之憾也

讀書既有程諫想日有趣李通思察其精但恐有太過處
耳諸君恐有所疑疏示一二大者為幸
社倉條目適平父携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太體
是開防隨行人咸勉乞至之弊此為最急向來某在倉中
專治此一軍其也亦無其事也

社倉交足甚善此足以破浮說之紛紛矣建陽措置官居
論無以易故支官恐不免頹居厚不知渠果就否兩舍謂
未只得且那融然亦須申請使知支遣不足之故蓋此消
息不可斷絕也

示翁社倉已畢甚善所差官吏事且猶春間例可也五六

月附勝勝不知平父如何處置恐可會崇安已如何施行若未行即且俟帥司報應亦未晚也關文一節却須早申免至臨時費力建陽火災異常今時官吏例是如此不容歷責但可欺賈而已

道之強仲自關勝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但其所論紹靈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右探求去復留殊未知所以或云只緣何疏有及故文差互處係同擬定或云何別有疏攻之或云何已補外皆未審也葛頌之報亦未聞元香求勝已指綠范有疏蔡朝士之求去者乃且宿留廟堂亦留此關俟之月初輪對或云已除檢詳恐未應如此之疏皆不得端的也二記當作但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王子合陳廣仲來求記官部之失不復得編為精仲作也十萬諒之字傳所說甚善但此事近亦多辨今建議者意亦關瑣未知勝作如何收殺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四下

福州府儒學訓導許登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免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叔復元官還海舊職又可避避辭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肯未敢援以為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遊軒後惠而先涓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深却不曾為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所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十萬便為盡以此意達之韓文得早為辭紛為幸

昨嘗舉程一言於韓文又專書稱之幸早為養成使得速知所忘幸其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然心有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充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欲容而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主知友其不啻笑者幾希度雅忠厚惻但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前日申狀及與韓沈書不能盡述此意幸請為言之有以發明其所以不能言者

吳王尚書佐

始來不為父翁不欲多勸學累今只一十歲小兒一孤甥及學者二人在此天寒歲暮官舍蕭然况汝知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靈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休務不敢出出又不得留食覺揚閣行亦力懇請公必去

為期耳

其之謀租奉使直閣韓弁早從中州亡大夫遊文學甚高
建發初銜命廣尋覓見留十七年全節而歸又以許時華不
及用而死董賓西湖之智果阮三十年矣其益顯者食俸
亡物不能歸葬故皇今欲只就左近下地以葬舊意欲許
台首以重其墓庶必得今參令取單獨家務許如令略
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幾個聞其家尚書同右同文維持之力但願
堂既無果決故曹又巧為沮抑至今未決甚可恨也竊聞
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又未及請今願得以為法專此
拜請幸即付去人此事自屬清司更告因二漕語次及之
及早行下州縣令參拾踏為佳蓋早未已對至八九月
不復可辦聖內官同但家問民多取而不知愧幸感民反
索此以投有司也

區區按事監賸遇毒極為可突然公正之朝不宜有此亦
始任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答趙都運書
向來所呈歷家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說未透處願
加改定且夕修成別寄上也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者豈復有義正是家
奪耳聞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之

與田侍御
引飲想已正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究
其根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緯疾醫也此來陰雨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五

總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穩平地與交此
一種病尤當過意預防莫教隨倒却也
吾輩今日事華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
涉然亦不克違條礙貴者來筆着方處只有更權道裏面
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添所欲聞也
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函而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
得守吾大玄也

所當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惟所謂漸乎者今乃
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非是者須選他是非者
須選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
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
也時幸至此拱手坐視無著功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
石知在何許很不敢去一觀耳聞中所謂何書天下事既
有所不得為類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
可惜也

甚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卻勢
不免覆小紛紜或恐遂抵礙詞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
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為舊贖自
全之計求負臣子之責矣奈何幸何今從黃符借入專致
此書幸以數字見報凡鄉來見聞所及告悉及之亦懇黃
守尋的便附來必不至浮沉也聞道學鈞黨已有名籍而
拙者辱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何者為之及所指餘人謂
誰皆望一箇示也

昨日李通說舊居山水甚勝燕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

一八三三

寧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符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戶戶應接言語之間又遠宜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倍此言也片然所論非有疑於二君但聞是時坐間亦有它客恐致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于趨章彭徐蔣諸人必續有行進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海竟不免狂道果何益乎某以謙陔自飾恐亦獨請新賞之怒然已判斷不能開念也

休致文字已申本府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却不削亦及耳衛公計特相見聞欲從屠盤潤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謂陳欲摩舟南下又俾經由雷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候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員味一行兼欲見石佛慈泉之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知來會但陳鄭未見且夕沙問之當肯顧也五日一延見諸生方為嘗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面也開同官多聚同志甚慰慰懷其間亦有相識相關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讓而出必猶未艾文天憲雖遂掩禍則亦不為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荷班子云晴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甚氣密妨舉日以蓋其休致文字州府已為施行但舉或知傷無一人肯為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與金圓付去人仍借一得方可託人自持印紙隨之令候批上

却將以還免致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洞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揚子直黃商伯乞宮觀而遭難豈有其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况今不作事不通廟堂書翰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假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神本書云得親戚書錄者方欲申嚴謝事味制日又得黃神本書云得親戚書錄者方欲申嚴謝事味制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肩味向前看地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補加排滋置之策斥不容休致之地即在我若亦有解矣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昨日作洪父書託其致慮不知會相見否或未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濱山觀瀑之約屢察不忘然須病體稍堪扶持及此一書陰斷了始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擾耳渤海方欲陳益之宜泰之命去冬所傳上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議論稍平樓便屢不又諸人豈坐受縛者勢必多方遊說會持恐誤以必驟為勉自此當漸見之繼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關可想也

與章侍郎啟

頃幸同僚深察深慰喜雖趨尚之同披此點喻然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然極而遂欲勿去國至今以為根也昨聞忠言正論愷于群小遂以口語翻然西歸嘗附一

實於上說少致區區高仰之意而卑弱已遠遂不可及但
有私想不能為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遠家為况甚適吾
人謀計固應慮及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
便覺無賴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講張
幻惑以欺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為明主預陳此
說吾輩亦不得為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整文
既罷江陵恐亦難安得近者否念之不能忘也呂子約
經由曾相見否諸賢蓋去幾於空國矣梅孫獨未知何謂
國是之論初甚感聽徐觀其間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
文字否果爾亦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
適從德亦不為同刻既答矣良藉謝丈奄忽云亡後進失
所繫仰徽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預例後便恐或
相見幸為及之地誠難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汲浮圖
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固當為天下下惜之也某自四月初
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紛禱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
亦未果決適聞間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于上
者如此則非又勢須別有行道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益之
惕得遯尾之占見乎著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為矣
將安避之哉

未知終安所至抑耶崇社有盛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
是責者非左右吾雖望耶子壽親相聞近亦得書嚮傷
之禮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柔陵不謂造物
者亦復隨俗抵觸也需及朝議便欲寫呈以來使不能俟
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故直稱勿勿更不暇擇盛
同異而遽為毀撤之計甚可驚怖豈於是時已有種族之
微耶
願議固可恨然自有趨之乃有大於此者令人痛心子壽
竟不免推遷至此乃吳無人肯受惡名今遠決之其勇亦
可尚也何忍有親字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拱密然若相子之意甚勤而繼
期所為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
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發不恤歸母深此嘆而
生死契闊未暇論也不審決舍即今已次何許想無歸清
江舊第矣頃歲經由見其盛臨有江山之勝交遊中有老
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為况亦不落莫根不得在
縱杖屨之遊耳子壽當已避江陵見袁淑仲流坡中形勢
事體亦甚可慮不知子壽何以處之聞此風殊惡計恐亦
不可為久留計也
德備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尤使人不能忘懷補
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國而無人矣昨曉得
去相內口書今想已到了越矣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五

一八三五

承龍之期奈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控其事者恐猶未息
向來被潯不款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惡不復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久欲致一
書以病不能引領鄉風後切歎仰近得宜春家推書具道
在閩之意亦知雅春之不我忘也

長臨中全不載蓋緣汪文當時論崇之然楊家子弟以避禍為說魏請刑去或種種即不見其疏後亦延平重判

本三月四日手敕一通三復慈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被及所撰法租銘文尤切感荷衰弱之餘復叨祠祿已為

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沙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放發為多如此等

相似所謂無愛分者非如來教牙疑也彼疑當金陵之疫中外有識同切痛痛而究於交傷之私乎遠來

其衷痛社門苟安相祿方彌有奉上恩不棄後收用感激雖深然資淡村疎距復堪此此外由折又復多端已力

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往如何此事不知為吳况如何吳芑州所及我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吳况如何吳芑州

得之不知可以弁垂示否

尚書程公垂問由辨尤感其意因幸為致謝獨區區之
慮豈不勝前也且凡亦告致謝愧曾未敢拜書也蓋委得
詞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括卷以草本報耳為貴
論得之則結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為求之便
中寄示幸甚傳書當并此論歸納也伯峻劉子亦幸垂示
定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所望也

甚不孝弱深早歲孤為養撫教育實賴守志不幸近愚不
堪世用不能少伸鳥鳥之報而奄忽至此寃痛割裂不能
自存幸以今春粗舉大事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惠平
并以香茶果實遠致負儀仰感對養之誠俯念疇昔之好
并領號絕不知何言襄備之餘必是見關正此哀苦不敢
奉慶惟是盈遠海帶而殘息奄奄不保朝夕引領西望徒
切悵然

卿邦得人之感魁選復出其中甚為可喜但所陳取士之
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先祖裁蘇氏浮薄之論論此議肆
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滿意自此脫去場屋想當別作
規撫耳表陌何足取置齒頰間邪汪極之孫遂進而立於
三人之列想老丈默意也刑州之行特任增重今當入境
矣

答郭察院拜帖

副封垂示老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每如此則
尚何相懶不報之足憂哉甚善甚善其盛其衰馳逐
難悉詳思除未遂私計之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為說矣惟

是前仕有安乞施行疆界一幸今已往罷自合抵張而反
胃穢穢實無面目可將使指不免自劫以俟履繼
忽聞抗疏觸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遠有光顧在治朝為
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交言亦未嘗不愀而歎
仰而賀也卿堂交遊良有光龍其何幸如之
錄示諫章三復哀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
也然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而去一凶人亦足少折陰
邪之氣決正論不為無助此又皆可賀者

答郭邦造

吾人之事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
也草衰病弄吾尚切稍食不復有與世俗較曲直之心矣
聞以前事頗累卿君為之滋諒尚頗寬息不勝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餘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間真如井
底也甚昨遣人請祠今已竟月省無選耗方以為慮未裕
廟堂已有領略之意若果是監丞况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
兼林既去亦預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
奏函必已關已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常俯就蓬選
來歲發策大廷始當披賤呈琅玕耳

答羅泰錄

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委使人歎息抑窅掩率官宦
反為官軍所壓勢已小毋但未知終當如何耳聞中人情
却甚安陪時和熾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餉上供餽虜
之故頗行刻急哀欲之政此為可慮耳建陽鄉入李康義
舊嘗從實舉劉文入蜀今老且病往投舊識請將因來

求書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為重也元發茶山間相訪適值此便亦有一書附之

九月廿日致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數豈待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庭之費城舟中真欲天賦歎賦得三日之款其多質其誠章問甚正若充素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章兄辨論其言甚苦左右似未以外學為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

汪丈日相聚所論論者何事常有可見語者甚煩以書論數事以皆未以為然者未敢為已復以此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只疏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理緒頗欲只求汪丈焉不知見許不想管絃之不持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欲夫又欲刪去一句切材誠不知汪丈以為如何錄之所謂卷

豐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取矣

竊承幕府無事得以檢校游坐遊此道而所以與謀會示及汪丈書知已為錄况虛語相與得志錄幸甚幸甚

容附書端父兄弟借茶一觀也端父兄弟已詳祭先生德容日遠盜使人心耳記善錄荷備示甚慰所望玉作書

違人未及細觀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靖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極淺近而實際遠卓乎議不可及也邪屠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指示

者乎龜山論語序本為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字執辭泥近為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

用之事欲詳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夫本意却以精粗本末真浦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

後見張欽夫具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錄着有會心處即望垂諭於汪丈書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為呈也欽夫嘗安問書於汪甚多大振街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其近乃覺知如此非固未易究也明仲凡不及別拜歎想且夕從容有講道之際中間說着易得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知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甚幸甚元發書最近皆相見亦甚瞻仰也前嘗懇求書錄碑刻等不知曾摩留意否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足如此奇論所未及者別後始書讀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無可知矣若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得則約不可守今於六經未能適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務則已未為得矣况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清味之久益覺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致者皆不我欺矣幸甚甚其根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學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

用之

宋真浦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為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

後見張欽夫具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冊內呈其語道極

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錄着有會心處即望垂諭於汪

丈書中已說及恐欲見即為呈也欽夫嘗安問書於汪

甚多大振街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

易見功其近乃覺知如此非固未易究也明仲凡不及別

拜歎想且夕從容有講道之際中間說着易得不知後來

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書知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

不創著痛處亦可失耳何叔京秋間相過少缺相與頗相
高致者俱不自諱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着其說如何汪文曾說及否可否之間
必有定論胡未及之幸幸記書錄細考却似公所見未
遽記得無精彩長者所見莫亦是如此否

樞密留意以耳目之玩頃長者魄魄向惜選三書已

領矣書中志記軍知也汪文寄換準三書宋此為校補甚
多勢須判作一本乃佳蓋補綴不好者也大抵集中脫誤
蓋在第二至第五卷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
有一論盛軍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文事多告請
世為懸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寂寂而諸先賢之
子孫亦復流落不報伯冢附之西訪其書也其人遺餘
力此亦一時節用錄耶故書極難共父刻經焦於長沙欽
夫為校比送符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寫寄之不知今度
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其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未也
人家僕僕乃有如此者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
為不厚而臨事尚優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
哉此書轉託飲夫辱使亦方庶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
可笑

與羅師孟師登兄弟

深非承向論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裝感知遇之深不
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文游皆海內老成賢高
之士其間相與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贊
德者尚多有之其之人才豈宜進越賴任此責若昆仲以

先公嘗一顧之不欲斷棄它時草定行筆本末因使得預
討論而致之諸公則亦難處不敢不勉竭蹶願以承命萬
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筆行間自展過甚亦不敢當自此
枉書幸列正之

答羅縣丞翰

先公盛文已為題額并託上饒經文書之字遺澤古可愛
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為四哥言之矣

與林安撫

讀書治病之說誠知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字為先
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蘊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章一
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雖嘉良藥雖無効病
之切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竊聞閣府以來掃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既下至簡而嚴
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妨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
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為日固久而究親親慕欽社心服則
自今始乃蒙垂問見聞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
智乃如此尤以欺仰特有所懷安敢不盡瀝實未有以塞
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置惟所識不多未足
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福州府儒學訓導官曾整校

嵇慶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也。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矣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辭。但恃狡一笑耳。

來書所論。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操必一一來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復自舒肆。况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後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狂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添答此意。敬奉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昨日得王謙仲書。亦知獲常所折蓋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欲居樞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為法也。

少時見呂崇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檢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表。借不知果然否。經此事。情不得集書想亦長傷學汚染也。李白詩多說此事。情不能盡。晚粗規端緒。亦不入。持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宋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已草挂冠之牘。聞成即上計。較平生已為優幸。獨恨為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飛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荅江隱君

每承淳切之誨。若將擊而實。諸聖賢之或頓。愚昧未知所以。仰循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為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別紙所論。汪洋博大。不可匪談。仰見所造之源。所養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謙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無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天進。條節序之。緩急先後。則或不同。蓋某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熾悉。容有次序。而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也。優游潛玩。履欲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變。亦不可以欲迷而惑。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文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又嘗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意似若不同。故前後交復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論之極。則又不敢以為不同也。姑論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執昔言。語以取再三之讀。要之。非得固本。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晉錫當排者

伏辱隆教。所以訓督。致後不倦。有加於昔。願惟肅味。重勞。

提耳既啟且愧不知所為為謝也

始者歡聚亦非致以所示大旨為不然但經籍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知此悉知所論則日用方外之一皆似少勿用耳及蒙裝卷再三每加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見粗粗愚謂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所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害甚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甚非致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宋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史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者別益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疑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頑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講教先生今讀論語其人後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乎淡淡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珠不恰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者若學者體會獲淺得皆是性分內紫切惡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別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若坐磨之磨於乎及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行或流於詭妄

朱文公文集 續復卷六

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秉浩然之氣亦必曰是吾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子為精微之義若來論所云子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法字前篇所陳揆委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為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痛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慮夫若存若亡而未未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則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處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各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要

示齋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兼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編計既實正當法此輸焉縣道之輸亦公救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說別生它慮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儲宰既去為慈家所誣亦當公者為之先後處評所指還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氣其重甚可矣或傳不止流氣於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與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

一八四

與姚廷老

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論也
此間露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許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
使入女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箱也游誠之或云空
還不得已歸臨海不知能否能碎千金之璧而春眷於破
釜何邪

伯登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遊觀咸有為秀
郎守者遂不復相聞未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論極當初亦疑之後開所得只是蓋官恩例故不自憚
今既不安不知且已止於未形尤為深慮原狀已納還仲
本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幸發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
護之也三簡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項年
代君樂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獨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
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為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披曉未見此其間披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
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遂之不久必別有勝
負也元善已如雲川其子既日至此見委子之說愕然曰
大人到彼又頗推矣此語亦有未因見仲本可問及之世
間所傳彼文亦未必肯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
旬日無事比又若傷風盜候雖淡然服藥發散出汗多瘧
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間上又熱無着身更煩以為
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幾若拙只爭十來
歲前堂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賜竟知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許較所能免見

說賢者慮慮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
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察多察偽
濫近家易以為僥倖又責任任虛實於是真磨始判矣

與張玉遠

老垂衰百病交作真世能復幾時而李通子約凶問亦來
令人感憤不能為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惜耶抑都無
之而直聽其自爾耶胥說根未得請於海虞節之學固非
止於為胥然亦不專為知來如後世識諱之言也幸深考
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勿胃重疊已深愧公不意又蒙枚召之思顧念
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輟歸而
奏封事之請安陳督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
試當家存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雖得中節此
舉却是以語為點差之坐鑿則是及遠其禍未知竟何似
耳子充當已度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季路之除甚慰物
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滿日甚一日服藥
略無効驗縣軍年及已言於郡巧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
之交舊亦多以為為不可未知竟如何欲此意已決不復能
顧利害得失也文人游子掌趨試甯官行期博緩過備破
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應舉事人相博之此公安夫
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徐在此為可與語者計當自
識之也

記得景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

學說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笑劉德備

微聞詞官執論不知亦為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其竟不後更練然已曉矣正使勞安亦何足為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韓干時有人往來穢常兄弟且此昨得其書其道所教或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既揭耳機仲元善各已為致虛度常為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宜罷廢後去之意實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善聞亦得書平文聞亦歸江陵却不知近書也季章必已到聞中文叔寓居不知為宛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漢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瑣之迹三復歎仰以得見為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遠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就空恨不得管蠶軍之會也傳之計亦已屢事其子婦樂人當能世其學也天雖鐵杖石刻之况符竟甚厚裝顧衰憐有不能堪重以為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聾目昏日以益甚舊書不復可讀而頭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乏人抄寫學徒又多在遠不能就葺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聞郵報有房陵之行為之振然驚食俱廢道行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感道自南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開發日而後至風土氣候自不至異吾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率致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不知會此事但不謂便在前耳爾有鄂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六

便託劉公慶韓致此間知有的便亦豈得一守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李章得耶而各見乃第疏中怨亦非以安者李長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文中之趣范文敏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悔也其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扶策人扶僅能略趨步而腹脇脹滿不能術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挾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懷德至此無復又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為世道自愛耳恭隨詞納繭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為從之累亦可歎也

鹽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風疾切歎仰李長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房劾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問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尚有紕繆處今紛一無或因書頗為扣之深必於此添有得恐其有錯誤得奉示幸甚也屈平以性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稍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願深阻何足以謙此書所選字者溫公書儀程氏新禮平兩書恐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進入政區區適此乖隆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一八四三

幕客正要蚤脫從容審整忠益來翰乃欲公聽藉粉納割
 韻言殊不成舉藉聞之駭歎如吳乃是者欲引善歸已明
 向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况如此則必大
 敵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慮慮為老兄委之方
 念正論秉直善賞要孤正當凡百詳善委曲調護使人無
 可指議乃為盡善若以小故亮自幸離外激激怒內致發
 議殊非策之得也况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
 兄若更欲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翰所謂官吏繼
 絕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所
 覽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計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
 議之意更請教之勿為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請序

坐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好山詩即公書未嘗
 不把玩歎息而善識之是時雖切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
 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
 君即弃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
 賢次第取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其陰伏窮山不得一
 拜林下以簡于弟之茶至今以為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
 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論俯仰今昔甲子殆符一
 周又自歎其老而無朋也

與蔡權郡南書

巧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慶諸公見憐必已俯從
 所欲矣非慮便即虛有勞費亦已預戒即吏闕白想微台
 懸也遂聞已除石寺鐘為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第達

於從政真足以惠一方矣

使節恐當在

答盧振翰

承問及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筆聞之人
 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
 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
 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效
 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讀論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為千
 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今兄
 寺簿詞翰兩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
 取惜起之讀回音幸為遣行李集并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諸行之

所論纖纖殊可駭歎此味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頂踵隨諸
 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
 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拙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
 耐為佳聞建安亦未得去紫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
 日大樂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輪上戶
 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為歷六况
 今日耶

適得蔡念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捆紮補然一來十
 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
 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請處輪額已
 足上戶便謂事畢雖有來者亦不使難最是崇化一鄉可
 應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越運寧安早穀日不下百

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擱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
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知哉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為復
來計矣且是日令便覺上下人指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道
因義舍見問已告之云云若便聞諸司再煩左一末推
置我竟事目行之簿對以俟事之略定而轉似亦無不可
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就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
意似亦可憐不應便忽然棄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
往境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劍則左右皆不得
其食矣切幸察此若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語已忘
物之說以誤遠聞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者若或謂却是欠些
傷學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關中讀書本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
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齋院數日前已互遷象設
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懸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
以為意者惟象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誦之
茫仲宜深以為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
量之不同也李通之行治然無幾微不適意立子服獨為
之深泣疏連而不能已處事峻極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勳黃御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惜悼亦
是氣運使然豈可專怪章子厚耶元善到疾後一再得書
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盡決耳李通在湖
南耳根却熱然請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六

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通與詹會今
往一通可錄坐合也
東坡帖 附見
示及教書皆有遠別惻然之意難凡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憐雖老且窮而道
理貫心肝忘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
僕因窮便相為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
處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
義尊務規諫故報以狂言廣兄意耳兄雖壞於於時
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驅為之禍福得長符與
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記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為語
病也某皇恐則不字與下通病復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次官為業一日接聞便有食不足
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
汝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柳下報者云
何若非以鈞黨之故則不雖重坐但經赦者便是無事人
只是一體此坡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步選然亦須蓋
參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日須更審而後道告詞傳聞殺
繼不會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掃略說過今乃歸獄如行遣
禁從帥臣之體不見果是誰筆因便奪略批語也其却至
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契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
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愛兩司對
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為自此發之不知二公經年不

一八四五

通問也特論率兩三月須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故條不
知竟果如何恐亦只為諸已行違人恐死灰之復燃耳
張帥到未此公過去朝廷不有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
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過此兩日所若大作力
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晚當至矣獨禁園
園司馬守使之作未刻刻得與之議為辨一互刻之亦
佳但其詩頗有誤字見山堦詩中詢通明乃陶隱居之別
詩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聞人幸而使人
想象變遷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聞畫之
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低滅然則為士君子者
其可不力於為善哉

所論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運速自有特節固非人力所能
為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
未慮遠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為物非不食其
餘矣按按楚委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獲人不欲
復覓此出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因欲穿聲昨日得報乃
云冬收方完未能自授今承督及有開道過門之意般亦
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更事請帶持重
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更特觀明吳館
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開已為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虛
爾也胡令已行乃東山之筆有蓋謀入已之語渠自對人
稱之不知已被受否聞某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
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云是罷紙以婿用

華者而添綴以蓋其迹豈可笑也
帥華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冠為天下勝處公陰從
侍亦有足樂然亦更須得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
坡一若萬似一番此甚不易必是裏面說得透了方下得
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操更須深自修飾一種細故得放
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已乃為佳耳柳公亦有
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異伯未能去否向語渠
學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為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
為扣之也景初索守於此可勝世路非沉何足深計但得
此心無礙所得多矣衛公述得書寄梅巖園來初欲令作
記據開溪坡之報且罷休矣甚醜不得一進其間并以文
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
只得行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曉曉深入瘴地似
不善便此邦之候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葫蘆答之不為難
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聞縣學訓導何壽校

陸零先生宋公文續集卷第七

答黃子厚

罪戾之難不容掩覆竟蒙哀矜獲免荷昨日記被省劄而李通遠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示喻樓樓感劬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李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致皇前日就道臨老建彌珠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羸小無非就國便能因樹為室自同薄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服貨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棧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究弄璋英勛令社首無正等人結係其狀未請悉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枉首筆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掛幸為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即報披縣級載來黃李東岸等使人來請償也老兄閣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聞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答丘子服

昨號又承簡為慰謝字初不曉符謂有何異事承友之說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送入戶蒼山臨水與如何閑味此句甚覺塊處之憤憤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裝了龜子恐官司未竣及意欲自出薄少而率諸胡舊拱為之似亦不妨已累說與通理所欲議定有及仍令丘氏畫圖來者也老子符留命教管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

朱文公文集 續卷第七

楊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義類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實字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高問以秋意窺聖人晴翠又不成說話而又撰五子為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齋所措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所傳甚于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交為之掉款不但為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諭昨在質檢會聞此說渠已嘗辨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拘磨好也

前書問黃沈疇正播機不及報不知平父會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被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項自判定比它本為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鳴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各人乞去俟他時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文書及陳賀二公祭狀兼樞與沈翁書共甫與黃守劉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潛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域投元履令北二公函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若輩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蔡堂之說甚矣且謂

勤居建陽者皆欲黨徇私其說非悖不知誰主倡此說宜
 貶伯僑是仲者也夫范天素志不欲居空室况於書札者
 非一况挾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
 今讀處未定而異議紛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
 其意謂范文為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兩
 然者不可由明而殊觀也胡丈之言不約而同許持以示
 俯崇老僕之言今可思矣二公賻金尚在胡文許持不
 求回事諸公已發元發矣當於建陽近塞買田則建陽不
 妄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
 人子弟而滿左右伯僑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
 詞而更讓之者其於范氏門戶又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
 寧范文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
 則伯僑兄弟今日之計不慮於食之不足而慮乎身之不
 備焉前人蓋殫而巳平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未至麻涉
 或扶曳一至祁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全在平父向者某
 已不復有意替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

琴志已領看畢即袖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
 也小報却約還言者取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
 中却有此等使人入盜深素餐之愧也

二南說未端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之心論語向者
 四篇似未淡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若
 今悉溫溫之為香向致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
 跋時復省答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喜可便為之盜雖相聚
 一年所進業錄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

盡顯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諸究未得恐資太
 碩入共共甫兄相資望之意特復來白惟思之無事可出
 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然子弟門戶濫取者不可勝
 應者不惟指避廢業為不可且實察至者談此戲笑度無
 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勿視且溫習
 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致則異日復相聚亦易致於試
 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甚放焉幾何存
 在幾何則亦可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王極使

懷中急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督千越之故
 梓數閱測見於詞首前此亦聞首為力伸歸葬之請固已
 深歎願風誦之高足屬顏裕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滿
 至今未息肅情命侶日以盡衆不知更欲何所為者清源
 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墓述之書卒頗有苦
 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習宿望中外所倚以開上心正
 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
 此間親舊有自于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成子音聞其動
 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墮涕而已如某慶速固不
 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安而後各
 餘責倭倭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須一
 發旬月以來正此為苦加以目前日甚重聽有加終日瀟
 瀟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慮矣彼何見疑之過耶相西
 陽鏡字寄示得以仰觀非惟挈榘橫勢若飛動而心盡
 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球甚大慮也某前此豈

老偶又於此而不致容易以請報因錢字言之不謂便蒙
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湖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撰
匪得趙書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隨復亦說甚荷容辱頓
以見門下愛情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精對悉讀

自適以來衰病沈綿日就靡頹此病阻斷盡之常無足為
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抵役卸下棲此附稟其
人明教有才接急之際可備繁使之末聞亦樂得出入門
堵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蒙不鄙垂垂訪達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
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處下問至於如
此甚感甚盛願其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
塞其何以辱泰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庇民之
心其素所著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
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

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
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掖善人扶去陰邪
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
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借易塵漬伏慙愧懼

與方伯談
閣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臆痛讀看過日間趕
趁程限甚勞辛苦偶記揚發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
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看題也

答俞壽翁

朱文公文集 續卷七

與國盜鑄向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尚尚朝廷深
以為憂遂以其事屬之蔡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
撰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知此區別極
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開陳君舉謀
究頗詳不知會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
細討論必使無從疑塞間隙乃為佳耳某衰晚不天長子
天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
葬初被湖南之令即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迎
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
為名難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
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
矣

示奮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可
謹恨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特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
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個
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
季告且知儘數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茲凶屏息此亦
足以小試儒者之功矣更冀勉旃區區又將於其大者觀
之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所寄石刻某偶在山間為
大兒治葬兒輩留在家間未及快觀也武夷之會乃所深
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知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
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為致謝屬此悲沉未能占
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苦
未得許放懷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區不熟未得深考異

時得面扣其說盡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亦嘉諸人說此書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示及先夫兩著周禮復古攝攝荷不卸往時先文固宰以見寄矣然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吳梓循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况方以馮學復罪壅朝杜門齟古循懼不克又安敢作為文字以觸觸機乎

答會素建

李通子約相透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類為悲愴不能為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費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又不得書為况如何因覓致意便遲未及書也方達人縉子約之趨何日遇上鏡欲達季子佳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李通之柩也蘆陵子一書頗為附時便其人乃子約嘗嘗共舍者也得不得浮遊為幸

答余京思

宋趙相繼淪沒際為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為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弟幾人今皆年幾何美亦能自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作懸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足自效悔了所以一網而而衆目茶也承翁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善但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獲常心力尤兼日漸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虛度寂寂更承當此季耶寒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堪

也
聞中益得觀書當有深疑日月易得頑蠢勉術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五鄉既歸想特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詢又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采扣首拜拜訴哀叙謝略具前福而痛若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真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謂知勤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愛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自是必可伸靈今日忽見使君得所惠書乃知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甚喜交捷又念常年此特當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况味乃如此又益以粹美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虞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頭明年夏乃可定今且殯在墳庵共歸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寔孱近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地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為懷也五夫折居眾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特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襄漢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安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勝痛也真文說畫事情已為宣白哀恻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筆幕凡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辭來幸甚欲得

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鳴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揮筆去後來得親師交意甚望之既而難稍懈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毀之去年到蔡以書歸云異特選家火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竊書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釋以不朽為記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運入就請也莫讓有款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今實到兩縣云是他人所贖此不敢言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某扣首再拜

答李繼善書

善類首便中塵書為慰信後初寒待奉佳慶祈示凝露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書甚精到但思之憂苦恐心勞而臣疾折之大驚恐氣薄而少味皆有管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難不容益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熹再拜

梅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梅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答折憲名制

不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過拜受伏讀得以仰瞻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草莽犧牲之心甚大幸也頭又重勤台諭必使次詳以記延道之碑則區區所求不敢替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鑄刑盜勒孝恩愈切然在茲私計利害之實則不慮有加於前也伏惟再辭又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聽之罪衆多之怨則甚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知府

縣有不獲已之艱事涉弊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已具公劄干冒公聽幸賜來覽對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迎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其不當若拜病疾瀕之切其身竊慮弊閭斯言不以為罪是以敬布其愚

按米由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况又使府自認腳賞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磨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整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為何何

聞有差劫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牽疏遣書署衙頗有所礙幸辱清照或幸疏已報行得賜指稿錄示為幸非蒙垂示報狀控荷奉命區區亦已拜思命矣罪戾彰微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懼恐

而不救自明竊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生亦蒙矜念委曲周至蓋見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已

答江清卿

家翁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藏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非書言周寓於嶺之自有薦躋之意而嶺之不欲為自辭

為波瀾之態以虧其一贊之功也
先夫人高嶽鑄行宜釋當世大賢記述以昭後世而尊兄過聽以見獨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抄畫知目疾之尚平為可喜也然甲午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効惟有歷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陳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幸甚嘗親閱憲念固嘗譽然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又復寬譬乃為兩全也

與葉芳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三文王重為六十四卦作繫卦系辭周公作繫文辭孔子作彖之乃繫辭

記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象象繫辭各分上下矣為十翼補說如此承問及之
示翰為學有諸尤以為慰且只如此用功旦夕相見却得面論也大學近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頗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越泚副在內卷要帖換也按時預頭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者旬日功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陸陸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說文字甚恩與老元評之而相望地然又無人抄得彼此舊書想聞之亦不無歎服也此來觀書進學謗後進次第如何庶所欲聞圖書詳及之為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卒律之屬降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庶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備之庶幾有諸易為力耳然伯起者亦尚德德近游誠之端物相過聞爽可喜係南此事甚熱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也

某碌碌之况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得數卷南此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說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歸者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全無討頭頭或計今秋可了見到者倘者望早付及此間在門山中尚不能免賓客書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齊記未成耳嚙孔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頗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平子禮兒金渠已紹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費疎狼狽日甚深用負懷憂之此等自非吾曹

所當務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揣耳揚州書已別付遠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辭也此事少懸欲煩為尋訪履安常雖經說及聞別有論賢文字頗長沙必能為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有益掃好笑耳因書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如下功前此却備得書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書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送今承翰已寄少與虞必是少與遺下不會送來也此亦不難俟卒成之耳宋以後事分易張元審已備得大字較卷來尚未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但恐不暢如人意耳六象似亦送少與不知何故未到俟別寄去近得曲江灑溪象比舊傳南文本殊半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為幸

歎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極解蓋蓋勤其叔起印板初未甚以為然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痴時過高之失而寬隘罕率絕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來訖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篤一書雖監臨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使人道理會不下因書蓋略讀之不知又以為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誑不厥理必至此無可言者既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疏去不能復問時伯必自疏去矣於此却似放得下但馬謖亦易極究耳一笑示近文甚佳但似太高不著題大凡立言要須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為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癩正是如此也

近有文字錢箱及與伯茶問容穀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多得并為訪問得得一本示及為幸

賦稅文字不知已遵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清司取申省狀恐未遂可說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憤憤臨風永歎不知所言

答毛朋書

向見李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觚以世家學為佳耳大學文字手通者尚未為成本且夕當取來更為改正乃可傳也揚盛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就補遠行為崇觀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者為觀崇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詩

其表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亦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或不足置育中世有致知力行滌身俟死為究竟法耳余正交博學讓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端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非亦豈容人入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注疏知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表病耗費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前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

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邑在此乘晚講論粗
有條理足慰眾望也

與王撫州阮守南牒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向究蓋然大槩亦可意將目前固
非危機之急之時其為長慶卻頗亦立一無可施設者竊
計方規畫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來見告乃荷不鄙也
甚今年公私之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瘁滿腹足弱筋
力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閱歷之益固
無職事可劾但尚忝膺官義當紛祿又不敢自適感素懇
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撥去而聞虛評已及此
事其間詞語不無添意矣未知所謂竟復如何然幸已少
仲已志即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若兄氣盤旋來清健今尚
只如舊時否查布之然何以為樂想見穿弓鎗馬橫擊賊
特正自不咸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趨愛相隨頌又今因
其省親江淮間附此問訊其人恐有可驅使處得隸賊下
幸甚

與長子受之

早晚授業前益隨秦例不得怠慢日聞思索有疑用冊子
隨手制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問海歸歸安下處思
省要切之言逐日制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
來

不得自撥出入與人姓遠初到問先生有公見者見之不
今見則不必姓人來相見亦甚真然後往報之外不
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吾欲不得得詳情慢言吾須要

詩當不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件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

可說先生之辭尤不可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

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蓋

友也其誦說輕薄戲慢讒佞導人為惡者損交也推此

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

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踈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吝嗇

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按自

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

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答問之恩與之奉而後已不可

長歌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爾大抵

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

而竊為汝願之及之而下

好學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愛之也蓋汝若好學

在家及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特遠勝膝下千里

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

然今違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

之間不欲盡夜督責又無朋友問之故令汝一行改

之

之

若到彼能奮然勇力改改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
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家又只是
舊時故鄉人物不知汝待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
黨舊親耶念之念之風與夜寐無寧吾所生在此一
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雜款泊完即與掃具刺去見呂正初見
便稟非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
展拜惟蒙收留伏乞端愛便拜兩拜如未受印再致
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
况恭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
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甚晚學小生久聞先生德
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感幸生定茶畢再
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遠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
樂育願賜開允便恭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
時大人拜意有善投納即出善投之又進說大人再
令拜寬限以地遠不得瞻拜即申公九廷今有香一
柱令恭拜歡今恭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請門
下今第宜數大人亦有香并俟來日請見面納拜退
略說坐又揖而起飲酒云大人情中已具稟更望
肯次日許香再去仍具刺并到謁其弟補遺于第
肯也其兄問門下香畢司茶罷便起稟其昨日稟知乞
請靈寢禮拜更俟章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
又再拜茲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前開即申
又丈亦拜明時限以地遠不獲拜意不勝悽愴之私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八

令恭拜稟切望以持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越出
人之意不勝感佩之至伏乞端愛便拜兩拜如未
受印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
特賜容納况恭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
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甚晚學小生久
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感幸生
定茶畢再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遠來從學之意竊聞
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便恭得早晚親炙不勝幸
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善投納即出善投之又進
說大人再令拜寬限以地遠不得瞻拜即申公九廷
今有香一柱令恭拜歡今恭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
日再請門下今第宜數大人亦有香并俟來日請見
面納拜退略說坐又揖而起飲酒云大人情中已具
稟更望肯次日許香再去仍具刺并到謁其弟補遺
于第肯也其兄問門下香畢司茶罷便起稟其昨日
稟知乞請靈寢禮拜更俟章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
拜焚香又再拜茲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前
開即申又丈亦拜明時限以地遠不獲拜意不勝悽
愴之私

何丈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妻子方者是李中書之甥在
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馮殿院仲祥為撫節司屬官今
其家有何子弟
間見先生說吾聞宗留守家子弟間多有在婺州者其家
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本也
言齊與祝公善跋

松幸孺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娘生男子
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虜騎
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莽家上政和寓壘寺五月
初間龔儀致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舍皇壽家下南初
入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聞賊兵
破松溪陸段駁東下已入建州文南劍甚急又匆匆自
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
外矣幸二舍弟已歛家深避是日即刻與龔官同走至
家間所道處賊在延平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
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
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
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此位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遂縣

而院守土寇范汝為着出沒建劍之間共殺千官軍
 遇之斬獲諸司不允請官招安已遷狀受病設射殺其
 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遷計昨日方報大兵自
 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乘大略自今夏以來未
 有一捷之安此據如何得經壽陰近書云歟且願未
 不詳官其故度切近江潮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
 避多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為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
 為道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
 之間如此者更數時而後定邪來書謂某懶於從仕非
 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惰邪但
 里而遠近便不便勞家即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
 陸戴意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師
 福拜得一負獨官須京朝官大年又未嘗蒙部一切差
 違皆礙是以皆參差也某曰久此頗志熱可任既許差
 年當擇操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今此從來慕
 其意色不復可耐者每日來就食而夜宿客舍然地遠
 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羈縻不絕猶冀尚可
 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聚四亦在彼數使人守
 之不至却安云某在福君未還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
 也發源充虜所在興縣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內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其後而歸之紹熙祭五十二月七日詔朝散郎參閣詹樞
 主管南京鴻慶宮某謹書
 致幸齋書長陽賦
 為兒甥讀光武臣至是陽之戰喜問何以能若是為道復
 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是陽賦界之子瞻作此賦時才
 二十一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
 紹興庚申某年十一月歲先君罷官行朝來萬建陽登
 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某為說古今成敗興
 亡大政慨然又之於今忽忽五十九有九年矣南中因覽
 蘇某追念嗚呼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風未成為之
 泣然流涕不能自己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
 月初旦

政陸穆觀詩
 漢溪吹煙村遠近髮髮難敲磔西東三又古路殘絲菓一
 曲清江淡鶴中外物已忘如敵屐此身無伴等鷓鴣天寒
 寂寞離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翁

李孔開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厭怒而不傷者近世
 東坡公讀邶子厚南園中題乃得其裏中有樂樂中
 有憂者而添悲之故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
 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
 真所藏為記其後

跋觀丞相使漢帖
 內侍政事好攘夷欲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
 齊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

春公之誦誥壯節猶與不足以成之並與事有功之果焉
不易耶公之子能舉出以來翰以示臣甚適當本諸之校
粹玩雅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獻其下方云

贈屠朱先生文公續集卷八

聞縣學訓導何壽松

贈屠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答劉籍仲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病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
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
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為成仁若此千鍊
而死夫子無其仁亦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
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
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
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
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
之人多以姑息為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為州縣則不敢擊
豪橫為監司則不敢按賊吏為臺諫則不敢排姦惡為宰
相則不敢進小人皆自以為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
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謂謂惡
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遠按退吠非己心之所欲全乃欲
施於人又何以為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
相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統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

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物勸民以行不以言之勸禮只是在己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律注之說曲折難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深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難平而意則鏗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停辯謂不知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恐無不然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然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無蓋然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胡雖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毅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斃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知不食之物整薄一裹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公山佛勝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湯氏解佛勝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勝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指不考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邪邪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吾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得爲字太重極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諉而已矣智則能揀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

如狂不直個不愿之類

子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故言語之聞告之此以後之子貢未能無殺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廢後獲焉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設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欲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夫恐其不

能盡說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
查實業無隱乎爾之善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
子之說蓋推明夫子欲發子貢之意發其求之於踐履事
爲之實者不知是否

惡人不能盡說而又欲無言發得其好更熟玩之當自
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
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能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
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夜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
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致隱
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病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
言諾之科然家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畫而竊笑夫
子有朽木糞土之嫌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夜之問也
未知是否

短夜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忘信此一事而兼有
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聖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絕人及
時建德然解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
行之士不拘流俗疾必察明其爲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
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
惡之之謂也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九

柳下惠三點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遭他國
終未免三點若清狂道事人自不至三點又何必去父母
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點爲辱也此其
所以爲和而介致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
三點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與歌而過孔子蓋欲以風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越
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問將有以接之而
二人不容所問傲然有非失孔子之意至於荷耒夫入知
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
觀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
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伴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
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
其無故而隱則危邪濁世道既不術亦未見其必可以仕
也特其道止於歸繁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止又遠者
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獲獲
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惟視之隱意未知是
無道而隱知違伯玉柳下惠可也故髮伴狂則行惟矣
沮溺荷耒亦非中之士也

見上

一八五九

觀而已豈有施報性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性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性也具說與經文不通阿錄或謂無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報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音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嫌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明懸學訓專何處按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季述燈臺問目婦之疑

李季述嘗求夫心之為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為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為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為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為是物者必不固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為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恁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季述又學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宇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其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忠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者便在不主讓者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為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學求所以為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宰須是敬蓋敬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散不復做主了季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靈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靈之尤皆是體靈所以透明心亦然漢溪云靜火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發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安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稱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

不包用無不通能具眾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所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眾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眾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為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為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

體言存養則曰聖人欲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眾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為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

心之虛靈以融會眾理醇醪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

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為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間寧心存時神氣清爽是特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身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危細緣毫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誠敬痰瘵之虞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覺夢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泰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放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微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宜謹慎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危狂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雜禁之又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閒或精神倦特不覺坐睡又自家擺擺起來不察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意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徒有房順無仁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為德義智之為順竊疑仁之養即有林惕側隱之意動於中而是不在禮之行即有恭敬特達之容者於外故仁恐為動之始誠敬皆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微禮恐為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為之裁制使陰賊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有所為其

亦激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為又所以為
勤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為靜之始猶秋之
收而去華就實智為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揆奪
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

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 先生答黃寺丞徒頌仁義禮智之間云有
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之者已隨
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之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
用言則有所為者有無為者故仁禮為從義智為順若
論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
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
者恐是徒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
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
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為四合則為二耳然如所
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水火之為陽動金之為陰靜皆可言若水當
為陰靜之極然水法而不息未見所以為至靜處不知
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為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又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
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性而不
相應今慮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

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礎金之在礦水之在土上之未動
及其既發而有測隱蓋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隱如火
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清充積成行如仁
之為孝為弟為睦為姻之類悉如木之為棟梁根抽火
之為燈燭炬燼金之為刀斧鑿釜水之為池梁江海玉
之為尊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
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
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
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為物有萬不同
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
其為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為萬殊
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才具而
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為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
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為
如物充斥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為凡此雖未知是否似
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韋土之稼穡皆待人為
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
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
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日得非四者之行無性不在
而不可一一強名耶區區未之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
不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掌曲直稼穡是其本

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未發性而金曲五乎。

孝悌安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吹說火吹火。物入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有應。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奪。當隨時而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爲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悌安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吹火。仁水禮吹氣。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多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如此心。至靈至貴。爲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其心。被奪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恭守不用。而爲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爲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捉不定之患。及不得其所以爲敬。以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爲後莊敬自愛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疑是。可之。頑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恣區區之慮。所以疑是四者。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十

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紊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必相示。無雖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險三者。理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此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冲。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爲冬。識仁爲春。生禮爲夏。長義爲秋。成澤。識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爲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容隱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先生批云。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難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孝悌猶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爲復是受得本不同。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深。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求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求當不盡。物底物事。難爲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以亦此。

意人之形體受造得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蓋物之形體受不盡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裏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處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故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為先齊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價值做得但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理也

得理非不充却無不能之理也

不但是不充却無不能之理也且物得形氣之偏故心虛而體全之知處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故彼形氣局定更關不來所以求為人之所為不得如意為父子嫁嫁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為嬌之為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說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蓋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以為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完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為而未為者此二物又是帝聖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者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做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矣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梗概方得隨所見高至七賜

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先生批云既是不會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狗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狗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為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過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慈為謂陰陽五行德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百骸九竅五臟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為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為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為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為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學命體不換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為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夫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滋之為清其惡可易之為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焉敢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然然矣亦宜弁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惡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猶疑清濁以氣

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齊言清濁惡為天剛柔美惡恐

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惡美惡分賢不肖

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肖

智惡以清之大賢惡以美言其實美善有倘若中庸精

辨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

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

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

大賢雖愚不肖惡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以為氣質

中陰陽之分隨諸法惡故其氣錯雜變而大要不過

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

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及其本然則所

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

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知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

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

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

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

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

其矣上蔡謂人頭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暗

在而有盡此心或略若於然間靜一之特發于時或

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入于心中所覺有動或寂

之文字而始然有得如伊尹生知所覺有動或寂

講論而恍然有悟如陸子頭去中得一語一本凡此恐皆

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來以存

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特乃始識其所

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其心以其虛明不昧之

體迷溺於平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

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趣者

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

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

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

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處則

在意誠以下六事特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處在

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辭中似已有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

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

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

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為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為已止其疑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其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感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處是密之詳大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者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噴微恐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接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虞此知後必慮然後為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言火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靈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要割擦磨治其靈而後出而物之理亦其明是以所窮之深其明必窮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息曰慮思慮久後審自然生又曰致思知和并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為人心之明既有所蔽清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

之知識也不知是否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為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恨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越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格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為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為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於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天求不敬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為之形念慮之起自然然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問或真其心見

前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為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迷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為取會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兩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既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即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夫功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為說遠近虛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安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為造之也誠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此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只是善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繼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為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會動若似南軒所謂天心

者是時安得有不善宋中庸所謂善惡齊樂未發謂之中樂說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善惡齊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惡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為即屬之人既屬之人即決氣質為之若質既粹則性其所發無性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蔽則其偏蔽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皆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善又每每為所蔽害不得沛然順發兼特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

甚則窮人欲滅天理兼時之善盡反而並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說下其可使為不善猶水可使為魚類在山讓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濁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指箇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勝而性變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况其有惡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必本善而人每拂之為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為此讓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擴渠云領惡而全好

必由學又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
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
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
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常有私
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難了前即便流行不去是以
必撥與塵清本正源使人欲卒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
往天理流行更無攪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
意為要竊恐謂此矣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不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頰有死而非為
入此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
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揚露冥夜遠之途而不受上蔡
自負記問開明道統物來志之湧遽汗流浹背面發赤
竊以為此等是蓋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
冠妻子若嚴君竊以為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
晦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焉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非曰
非為直竊以為此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
每如此而無所難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讓與第玉倫况于嘗
竊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
以為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已

私故日用間是道道理在曾中平靖地順流特去無分
毫私欲為之梗持故不待勉強作為自無往而不與此
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樂行乎窮途避境亦只如此
曾不改吾樂為曾誓之志恐是其曾中脫洒略無繫繫
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履其所陳之志似此道道理
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乎平地順行若去以
特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為
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
然順適不假作為故也知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會窺見
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尊喜把來濳添行禮本不自在
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
天淵不降若曾誓可謂其知其為天理但伊川則謂其
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為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
在此處着力過闊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
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
又自度此心了施未下然亦可見其真要於打關處下
死功夫應過去不但及此而達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
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象蔽在內若以存養
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
得此心在其不會放他處去但依舊揚揚漾漾湖塗象然
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襟開泰耳目
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

彼無入風俗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猶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滯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觀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個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寬闊發得些又只攝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別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寒窮理而至於誠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識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夢所隨處生而隨處生竟不可知先生雖知得是夢要教者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覺官之甚而難醒汚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頌幸

先生批云但且著實持守不須如此想彙計較作弄意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聲急走氣促而志復無以伸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為要切

先生批云此便是痛根前說正應其如此耳

孝述兼以此兄在婿未及有子而汝疑於所主家場

疑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後有曲折先兄督校一經

朱文公文集 續集卷十

探之子為嗣既沒孝述以其未服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喪時之間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會言及先兄辦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為之後亦在樞樞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疑只從弟孫亦領算教始悟其非循有不能崇殺之疑問之伯量亦云掌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初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要而孝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綠祭換果板時易題所拜復有抱憲先兄之後固為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為嫡孫則廟祭當使方又可若即攝之子即可主祭為攝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主祭則今日祠板之役固合異日遷廟之攝矣即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祭異日復易從弟祭有續續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則則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應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眾議以為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果板日已更攝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攝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即據

主祀之子祀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

時所納之主即為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為

後只祔于祖而無祧

一八六九

孝述親親十年辰轉室制尚未成畢若母欲令今冬畢
親但先兄几避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幼穉
然主婚知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
享歸凡百從叔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
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禮按禮將親迎父無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
上惟母在旁幸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
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
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
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
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歸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
監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監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
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晴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

聞縣學訓導何器按

晴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振華 批

某聞風甚久奔跡五禁無由瞻奉故焉撤守密遙治封啟
化流聞益勤傾誠因致問而此腹心誠辱深照

某妄病餘生不堪吏事茲蒙 聖恩賜晉民社扶養至此
不敢為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請訪聞管下

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混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
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實守冷力湯申請已蒙蠲減之恩

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予澤輒擬
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為措式諒仁人之心無
聞彼此得檢示去人今就抄錄以歸實為厚幸

某久不奉聞鄉梓聽情比以鄉落枯旱異常風夜憂勞不
知所以為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惜災之具經營

似頗有儲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
降則又恐有不均之數竊恐貴邑施行規摸次第必有可
見教者專人答請切率毋守法曹經由會請見否已囑其

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教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
可不早為之所請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充那令處官

錢遣人收糧將來糶畢還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開頗有
米市并販糶之家亦可勸諭使往糶也但陳法還有建昌

聞元檢放分發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據通行
其境運亦言儘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行

知之何積憂慮心一病交作求去不得未知所以為計也
甚哉日為江西紅粟不下憂鬱不可言今聞始得少通然
財賦有經而饑民狼狽雖竭所有以讓不能為旬月之權
今再遣陳輝走赴昌里令請救陳謙實勤懇同官中不多
得建昌諸人既難添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勿推諉
母應使郵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願以不得罪於其
民固仁人所樂為者是以忘其再三之請而敢以為請當
亟垂念也

昨見三榜懸欄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己
貴境被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置皆曾見教中聞小報言者
有謂州官後故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
謂平論聞 聖心極焦勞但無如府內之吝耳
亦又聞檢放得賈州家巷已施行此見懸欄之誠字于上
下尤深喜慰

甚示諭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佩但此雖號解邦然情意
素不相通置敢輕爾干預恐或徒為紛紛而無益也向來
雖為感憤借道賢德今一書稱之幸甚速之燕須更得民
戶自言乃相應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披亦果何心哉可
歎可歎

甚矣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未應道登竊知秋荒之
政衷心恻力不勝歎仰根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
甚罪移建昌之粟於鄱陽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
之可責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甚矣適到此首談長
若荒荒之意相與秋長錢滑前日通書已道匪區然政不

須此也敵鄆而邑月餅千結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
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擴闢前日猶恐新來為縣道
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為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
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願上供給倘種種有不可闕者
未知 朝廷終何以惠錄之耳

甚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逐顛隴而類聖明照
知本末俄寵從欲所以稱構懇辭之者甚厚顧無消塵可
以伏仰報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甚核蒙垂諭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
意但平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為言故不復叙掛
之名符來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八字書顯足矣文字繁瑣
指意間疎不審算意以為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各
諍酌也

甚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茲奉委
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遂爾流播愧慚多矣記中第
十行周字下元有濬字今似脫去恐寫去時誤 問兒字乃
云寓釋亦掌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贖字不應遠忘恐
或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句少一
字想無害也其文雖辭然所叙契文二事皆可以為世法
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庶有能勉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 觀尤今為浦城尉尉姓來過
書院刊詞甚敬言乃祖徐謙公嘗受知 文公
先生出所藏帖數十卷集所不載幾致讀之其
間格言至論具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笑